



錦繡萬花谷卷之十二

左右史

動則左史書言動言則右史書之出禮記

古者天子記言記事出晉志注

起居郎曰左史起居舍人曰右史所書言動

皆曰起居注史起居注史起居注史起居注史

文宗開成中始詔左右史立螭頭下出張弘

唐制天子御正殿起居郎居左舍人居右俯

宸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簾二螭首出百官

螭首



志

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切處記錄于前

唐鄭朗為起筆螭頭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

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亦記之乎朕將觀

之朗曰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

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見之則史官無以

自免不取直筆帝悅謂宰相曰朗可謂善守

職者出本傳玉皇香案吏

元微之守越州以州宅誇白樂天詩曰我是

王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在蓬萊出元集

唐鄭仁表為起居郎文章俊拔恃才傲物嘗

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出本傳

館閣

秘書監 桓帝延熹二年初置秘書監掌國史出東觀

漢記 蓬萊仙室

學士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王融

曲水詩序曰紀言事於仙室謂藏室也又漢

顯宗時學者多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

萊山遵薦竇章入東觀為校書郎出章傳

班固著作於東觀

東哲除著作西觀脩晉書出本傳

漢宣帝甘露中詔諸儒論五經於石渠閣閣

在未央宮殿北藏書之所也

漢章帝詔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作白

虎通議出章帝紀外臺內閣魏薛夏卿曰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臺閣

一也出王肅蘭臺麟臺

龍朔中改秘書省曰蘭臺武后垂拱中又改

曰麟臺出唐志改金根退之子昶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

車昶以為昶字未正昶字未正根字為銀字出尚書故實

劉宴以神童為秘書正字上問曰正得幾字

對曰宴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出明皇雜錄

武帝廣獻書之路書積如丘山故外有太常

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書之府出劉歆

七畧李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出後儒林傳

唐兩京皆有館各三所逐館命修撰文字

而本朝三館合為一並在崇文殿中命修摠

目則在本院出歸曰錄昭文館集賢院史館出同上

昭文館集賢院史館出同上

太祖太宗宸翰所藏之閣名曰龍圖取龍馬

負圖之義也真宗藏宸翰之閣曰天章取雲

漢為章之義仁宗英宗藏宸翰之閣曰寶文

閣取寶書為訓之義神宗曰顯謨徽宗曰敷

文哲宗曰徽猷此六閣之所建也

仁宗景祐二年置通英延義二閣通英在迎

陽門之東北向延英在崇政殿西南向賈昌

朝以書建進對為二閣記注命章得象等接

續帝學

崇文院

史館唐正觀三年置有史館修撰直館之負
 集賢院開元五年置麗正修書院十三年改
 為集賢書院有學士待講之名并有修撰校
 理直講之職正元中增置校書正字梁都沐
 以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間為三館秋監喧
 雜有所撰述徙他所就之太宗即位因臨幸
 周覽曰若此之陋何以待天下賢俊即詔度
 左升龍門東北車府地為三館既成賜名崇
 文院以東廊為昭文書庫南廊為集賢書庫
 西廊為史館修撰直史館集賢院直學士校
 卷官有史館修撰直史館集賢院直學士校
 理之名淳化中復置直昭文館直集賢院亦
 有修出歸田錄院檢討編修皆無定負亦不
 常置出歸田錄院檢討編修皆無定負亦不
 本朝三館外復有祕閣圖書置直祕閣校理

端錄元年詔置祕閣於崇文院之中堂出歸

淳熙元年李至等言曰王者藏書之府自漢
 置未央宮麒麟後漢藏之東觀亦在禁中至
 典校謂之中書後漢藏之東觀亦在禁中至
 桓帝時始置祕書屬少府故王肅為祕書監
 祕書及魏以祕書屬少府故王肅為祕書監
 論祕書不屬少府而蘭臺亦藏書故薛夏卿曰
 因是祕書不屬少府而蘭臺亦藏書故薛夏卿曰
 蘭臺為外臺祕書為內閣晉宋以還皆有祕
 書閣之號唐開元十三年因置集賢書院皆
 置之於內陞下復建祕閣宜次三館出筆
 今與三館並列詔自今祕閣宜次三館出筆
 談

御書祕閣二字

淳化三年祕閣成太宗作贊賜之李至引唐
 祕書有薛稷畫鶴郎餘令畫鳳賀知章李書

目為三絕又引蘇易簡乞御飛帛書玉堂為
比願賜新額以光祕府戊辰賜御書飛帛書
月奉閣二字模刻石并刻孝經出筆談刊名九

集賢院熱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為之近歲有
自常參官未至從官者起授修撰有冷撰熱
撰時人謂熱中允不博冷修撰出筆談

魏王肅論秘書表曰祕書丞郎與博士議郎
同職近日月宜在三臺上出職官分紀

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出班固西都賦云
乳媪

何承天除著作佐郎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少
年荀伯子朝之呼為姁母陳后山除正字有
詩曰寧辭乳媪譏用姁母事為乳媪也出南
史

晏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
侍從文館士大夫燕集市橋酒肆皆供帳為
游息之地公時貧甚不出獨居家與昆弟講
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
喻所因次日進覆上曰近能職臣寮無不嬉
遊彌日繼夕惟晏殊與兄弟杜門讀書如此
謹厚正可為東宮官對曰臣非不樂游宴者
直以貧無可為具臣有錢亦須往上嘉其誠

郎官

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內懷
香握蘭趨走於丹墀上出漢官儀制

漢尚書郎給青練錦被白綾被或以錦被出漢官
儀

漢館陶公主應列宿求郎顯宗不許曰郎官上
紀應列宿出宰百里任非其人民受其害出漢

唐諸郎中土山粉署外郎拜者謂之士山頭趙
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為大理正遷戶部郎中望
戶部員外賀遂涉詠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
不優寧知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謙光答詩曰
錦帳隨情悅金爐任意薰唯愁員外置不應
列星文出談賓錄

樂廣為尚書郎何晏謂之水鏡出本傳

按唐舊說禮部員外郎號為瑞錦窠員外郎
之又圖祥瑞亦員外郎有詩曰廳所掌令狐楚元和
初為禮部員外郎有詩曰移石幾回敲廢印

開箱何處送新圖出春明退朝錄

樂崧為郎家貧獨直無被枕食糟糠帝夜入
臺嘉嘆自此制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然
帷被袍及侍史二人出後漢本傳

唐魏鄭公薦杜正倫以古今難匹太宗擢為
兵部員外郎出職官分紀

宋高祖並置尚書郎執香爐護衣服
帷帳檀褥太官供食物湯官供奉餅餌給女
侍史人選端正者執香爐護衣服出同上

尚書郎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塗壁畫古賢

雞舌香以丹朱色地謂之丹墀赤館尚書口含

赤堯大筆一雙糜墨一丸出同上

郭以無用之書郎表云以幼弱之資充督責之

官元衡先捧紫泥柳公綽與裴度俱為元衡

判官公綽先入為吏部郎中度以詩之句出

兩上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句出

按唐舊說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

舍人百日内須知制誥故王元之與宋給事

詩云須知百日掌絲綸出春明退朝錄

前漢天文志南宮二五星哀烏郎位故明

帝云郎官上應列宿也出分紀

魏尚書郎有駕部金部虞部比部主客祠部

等凡三十四郎一尚書領六郎也出同上後

漢有二十六郎一尚書領六郎也出同上後

省中語曰祠屯駕庫屯不博大門都門中行刑

部不博前司門水部入省不數

尚書郎自兩漢之後少選其人唐正觀以來

尤重其職吏部尚書前行最為要劇自後行

改入寺為美遷考功員外專掌貢舉員外郎

之入寺為美遷考功員外專掌貢舉員外郎

卿監

皆在後行閑簡無事時人語曰司門水部入

省不數王上客自侍御史常望前行忽除膳

部員外郎張敬忠詩曰有嫌兵部職

專心取考又誰知脚踐幾落省墻東膳部

在省東隅出西京雜記

大理聽訟於棘木之下故云

大理棘署棘寺

秦置廷尉漢因之景帝改曰大理梁加卿字
曰廷尉卿北齊改曰大理卿唐初曰詳刑卿
光宅初曰司刑卿後皆復舊出六帖詳刑卿

大理判寺官或一員兩員不定少卿一員以
他官權詳斷官十二員法直官一員以流內
人任年滿得京官出湘山野錄一員以流內

張文蔚為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
者無怨言出本傳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

唐臨為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所訊無一言
帝問囚答曰唐卿斷囚不冤所以絕意帝嘆
曰若鐵者當如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

唐戴胄為大理卿犯顏據正參處法意隨類
指摘言若湧泉出本傳

張釋之為廷尉有盜高廟玉環奏棄市上怒
令族之釋之曰假令盜長陵一椽土何以加
法乎帝乃止出本傳

隋趙綽為大理卿有刑部侍郎辛宣衣緋
俗云利官上以為厭盡將斬之綽曰寧可殺
怒甚謂曰卿惜辛宣堂解衣將斬上謂意如

臣不可殺辛宣堂解衣將斬上謂意如
何對曰執法一惡錢易者令悉斬之曰當
乃釋之曰禁行惡錢易者令悉斬之曰當
杖上曰不關卿事得關陛下曰大臣愚置在
法司欲妄殺人豈得關陛下曰大臣愚置在

御史諫退對曰臣職天分紀止動木上遂聽侍
御史諫退對曰臣職天分紀止動木上遂聽侍
初秦置治粟內史漢曰大司農梁曰司農卿

隋唐因之龍朔中改曰稼卿後復舊出五代

史游急就章司農少卿國之泉也出六帖

見下注又司農為走卿出分紀

張華大農箴穡臣司農敢告左右出分紀

楊雄司農箴曰農臣司均

初秦置奉常漢更曰太常常典三禮故曰太

常或曰太常者旌旗禮官持之故曰太常

奉常客卿兩虬鬚指喬太博為太常博士出

坡詩注赤車乘出六帖

前太常古為司禮寺漢曰奉常

唐崔日知歷職中外恨不居八座為太常卿

於都寺聽後起一樓與尚書省相望謂之崔

公望省樓

宗正為宗正卿謂其管玉牒所出坡詩注

舊傳大常不是卿秘書不是監以其品列清

重不與諸卿監伴耳出春明退朝錄

成周曰宗正晉曰大宗正梁加卿字除大字

曰宗正卿唐龍朔中改為司宗卿光宅初改為

為司屬卿出六帖

太府周官也秦漢以下不置其職務在司農

至梁始置太府唐龍朔中改為外府卿光宅

會通錄

初改為司府卿出六帖

唐尹思慎為司府卿杖惟畏尹卿筆出職官分紀

漢景帝以將作監大匠卿

舊傳太常卿不是監以其品

列清重不與諸卿監伴耳唐士大夫多尚臺

為給舍病坊出春明退朝錄

有人嘗為翰林學士語同列曰禁中視草非

畝之園入就三日解職得遂大達之拜歸息數

卿士惟月出書洪範

少卿為亞卿

世傳光祿為飽暖卿令卿

司農為走卿宗正為冷卿暖謂其管儀鸞供

帳之類冷謂管玉牒所也出坡詩注

梁以太常司農宗正為春卿太僕太府為夏

卿衛尉廷尉大匠為秋卿光祿鴻臚為冬卿

唐室士大夫多尚臺省官不樂九列出春明

退朝錄 九棘 九卿皆樹棘為位士周禮

漢官儀曰卿秩中二千石綬青純桃花三彩

出初學記注

三公象五岳九海
淑諫更始曰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

史官

唐朱鵠聖政記頌曰史臣者是當國之鑑千
億代之眉目也出唐文粹

極東一星曰柱下史主記過古者左右史之
象也出晉志

唐鄭惟忠問劉知幾曰自古文士多史才少
何耶答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有學
無才猶愚賈探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
匠無梗楠弗能成室出知幾傳

韋安石曰世人不知史官權重於宰相
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今聖君賢臣
所以畏懼也出朱敬則傳

左氏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叱聒沸騰論備人
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
記奔敗則披靡莫前申盟誓則照如春日記
欺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滋味無量陳亡
烈則凜凜若秋霜叙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
則淒涼可閱或肢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
跌蕩而不可羣蹤橫而自得工作造化思涉
神出史通

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唯五
十萬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乃八十萬言是知
班不如馬也出史通

左氏叙晉敗于邲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

可擄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意可見王之
邵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
云夜半方歸梁血滿袖亦不言擊刺甚多而
意可見出史通

梁周翰為時政記館修撰上疏自今崇德長春二
毀皇帝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令中書修為
時政記其樞密院機密亦令本院修纂至月
終送史館從之出玉壺清話

范祖禹在書局分職唐史考其成敗治亂之
迹撮其機要論次成書名曰唐鑑欲獻之神
宗未及上元祐五年上表進其書出家傳

慶曆四年賈昌朝建言修唐書今在館學士
日供唐書外事二件分付本傳至五年始命
王堯臣宋所張方平為修撰曾公亮范鎮為
編修其後相繼出外獨宋祈下筆祈又出皆

將藁草自隨或有疑難移文往復至和元年
范鎮乞歐陽脩修紀志詔從之又命劉義叟
修天文待曆志梅堯臣修方鎮百官志又書
志雖歐公修而天文律曆五行志則劉義叟
為之方鎮百官表則梅堯臣為之禮儀兵志
則初出於王景彛業未竟而卒出編年

歐公五代史其法甚精發論必以鳴乎曰此
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因亂世而立法余
文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之法因亂世而立法余
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書戒舊史之半而
事迹比舊史添數倍議者以謂功不下司馬
遷又謂筆力馳聘上亦嘗自謂我伶官傳豈
例精密則遷不及也亦嘗自謂我伶官傳豈
下滑稽也邪出遺事

微之足下辱書論甄逢父子俱宜率連得書足
詐暗棄去足下與逢父子俱宜率連得書足

將下勉逢今終始匪躬一足下身尚強出韓書

太宗曰楊徽之館殿得宜用為修撰出職官分紀

班固畏司馬遷之辭重不敢轉易自武帝之下

法班固不讀易者如韓退之讀書者如無詩其

其辭異其瞻蓋知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

蕭大園為滕王友王嘗問曰吾聞湘東王作

富韓公書曰弼嘗病今之作文字無所發明

但模稜依違而已人之為善不易人所勝不過

賤惡使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頭褒善

更有畏怯也出召氏聞見錄

五代周賈緯無修撰才長於詁誦文章未能

許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孫太宗賜長孫無

魏收在齊神武時修國史德揚休之助因謝

甚固為北平大守以貪獲罪收乃書固為北平

魏丁儀千斛米有盛名陳壽作三國志謂其子

曰可遺千斛米當為尊公作佳傳不與竟不

作傳出壽傳改易舊字

裴景仁秦記稱符堅方食撫盤而訴王邵齊

志述受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新史

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冕學為免冠夫近世通無

按食胡俗不施冠冕學者可以考信出史通

毛脩之曰陳壽論孔明為諸葛亮門下書佐得

罪捷百下故其論武侯為應變非其所長出

北史本傳銀八千錢

賈緯修晉高祖史出帝實錄以示徐台符初

桑維翰為相常惡緯為人待之甚薄緯為維

可數言非緯緯有銀八千錢徐台符以為不

北魏崔浩等叙國事三十卷令閔堪請立石

銘載國書以彰直筆遂營天郊東三里方百

步用道三萬浩悉忿毒相與譏浩於太武

顯在道怒族誅之出本傳

亮之目備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而不能
與曹氏爭天下委棄州以管蕭為亞匹不
下者也與趙佗為偶而以管蕭為亞匹不
亦過乎出北史司馬遷

至於採撫經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略不
知其本務以多聞廣識為功論議切而不篤
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雅貨則輕
仁義而羞貧賤道游俠則我守節而貴俗功

仁義而羞貧賤道游俠則我守節而貴俗功

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
之屬董仲舒並時之人不紀其字或縣而郡
蓋不服也出彪傳

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
固文瞻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
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者壹壹而不厭信
哉其能成名也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
而愈矣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而賤守
節愈矣

柳冕謂宇文弼論司馬遷因舊史修春秋所記
不過二百四十年今子長乃軼孔子而修數
千二荒絕之書助以黃老寓托之說仲尼之

所二子長之聖人之道而繼聖人難子長之
遷雖不得長之聖人之道而繼聖人難子長之
人之才而得聖人之道而繼聖人難子長之
信然也出文粹聖人之旨自以譚命世而生亦

夏侯湛等見陳壽所作壞已書
職官分紀魏書見陳壽所作壞已書出

魏收撰魏史衆口喧然號穢史出職官分紀

東宮官

唐薛令之為東宮侍讀時官僚簡淡以詩自
首若盤

悼云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
苜蓿長欄干飯澁匙難滑羹稀筋易寬只可
謀朝夕何由保歲寒出唐宋詩話

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之啼秦
西巴不忍而與之孟孫歸求麋荅曰余弗忍
而與其母孟孫怒逐之三月復召以為子傳
其御曰曩罪之今召之何變也孟孫曰夫不

高花八卷十一十五

忍麀又且忍王子乎出韓非子

謝綽宋拾遺千牛刃即防身刀也義取庖丁
解牛若新發矧以為備身刀也故曰千牛衛
身出戢林先馬

先馬負秩比謁者如淳曰前驅也國語云勾
踐為夫差先馬或為洗出前表

張說女嫁盧氏嘗求官說指支床龜女欣然
告其夫曰得詹事矣果然出朝野僉載

舊曰中允惟老於幕官者累資方至近歲州
縣官進用者多除中允遂有冷中允熱中允
出筆談

兩學官

歸崇敬言古天子學曰辟雍以制言之水環
繞如壁然以誼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

故前世或曰壁地或曰壁沼亦言學省出本
傳

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禮立國子學以殊士
庶大業中更名國子監出本傳

國子監出六帖

王融謂國子監為虎闈出宣室志

唐正觀司成均改為國子監後又改國子監

為司成館垂拱改國子監為成均祭酒一人

學出唐百官志

禮飲酒必祭先示有先也故稱祭酒時惟尊長以酒沃酌出應邵漢官儀

摠華清

侍中左蟬右貂本秦相史來往殿中故謂之

侍中分掌乘輿服物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祭之至東京屬少府

出則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劍出獻帝紀注

侍中帶蟬貂金冠金取堅蟬取潔貂取溫也

侍中皆冠鷄冠戰國策云秦始皇破趙得之以賜侍中出前志

散騎常侍掌規諷過失唐顯慶中分左右隸中書門下省金蟬珥貂左散騎與侍中為左

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為右貂謂之八貂出唐

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出班固兩都賦序

孫處約與來濟言志處約曰得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後濟為吏部處約始入調

濟曰如志遂擬通事舍人出唐高智周傳

金華殿名也出前翼奉傳

唐末朝士中有物者時號玉笋班清緊不雜又外郎班清流中不雜亦號玉笋班出北

夢瑱言

看封諫草歸鸞掖尚貴衡門待鶴書出李義

山詩

鸞遊蘭渚

...

蘭渚比贈中何邵王濟二人詩雙鸞遊蘭渚注

陳時謂散騎常侍為三清府出通典

掖垣竹堦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遊
籍退食遲回違寸心出杜甫腐星臨萬戶動
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輪上風想玉珂明朝
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出同歸院柳邊迷樓雪
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樓雪
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登
樓出同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登
蒼龍鳴鞭響徹廊千步珮玉聲趨戟百重雪
後朝寒尤凜列柳梢春意已蒙茸少年自
芳菲老病惟添睡思濃出歐公
槐綠未齊春陰不解宿
榻小班班作燕泥宿槐柳依依禁籞長初

寒人意自凄涼鳳城斜日留殘照玉闕浮雲
結夜霜老負魚干貪國寵病須樽酒送年光
歸來解帶西風冷衣袖由霑玉案香出同上
秘殿崔嵬拂彩霓曹司今在殿中西廣歌太
液翻黃鸝從獵陳蒼獲碧雞曉飲豈知金掌
迥夜吟應訝玉繩低鈞天難許人間聽闔闔
門多夢自迷出李義山

錦繡萬花谷卷之十二終

2 3 应为 P18

錦繡萬花谷卷之十三

總漕

劉晏

諸道巡院皆募缺足急驛以刺報四方之物
直地雖甚遠而低昂利害不數日悉可以周
知始於代宗廣德二年迄於德宗建中之六
年凡二十餘載始自戶部而領度支鹽鐵使
拜平章事御史大夫右僕射始自河南江淮
次舉梁益荆湖又次舉關河始歲賦之入六
十萬末乃益荆湖二百萬出唐志

李巽

劉晏之後有李巽繼之一年較其所入已如
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百八十萬
縉出唐志

本朝許元

王章惠公隨知揚州許元以舉子上謁章惠

獨狀薦之朝廷以為齋郎元有材諱曉錢穀
為江淮制置十餘年皇祐時上謂執政曰發
運使總領六路八十一軍州其財貨千
宜得其人而久任許元十一章求去朕思之
不若獎勵以盡其才乃賜進士出身

仁宗時都官外郎吳耀卿言景德中江淮
漕米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其後益至六百
五十萬石故江淮之間穀價常貴而民貧請
約成平景德中歲漕之數立為中制上以為
然乃詔發運司歲減漕米五十萬石淮南一
百三十萬石江東九十九萬石湖南六十五萬
石湖北三十五萬石兩浙一百五十萬石
漢高祖曰鎮國不絕糧道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
吾不如蕭何出本紀

寇恂守河內光武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駕
轉輸前後不絕驪馬也駕車人挽行之出本
傳

劉晏與元載書曰見一水不通願荷鍾而先
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
報明主以運漕為任如此出職分紀

唐宣宗謂宣慰使鄭敬曰卿經明行修今登
車傳命宜體吾懷

至道元年荆湖轉運使何士宗上言報政大
臣出領外郡申轉運司公事只書通判以下
姓名上謂宰相曰運使所部要繫州府不繫
品位此朝廷典憲未可輕改也出職官分紀

景祐元年公勤廉幹文武文可使察所部官吏能
否為三等

於民者為上幹事而無治聲者為女畏懦而
貪慢公事不治賦狀未露濫聲頗彰老為下
並列狀以聞出職官分紀

江劉鉞之請陝西三路轉運使賜方勝練鵲袍

慶曆初王緯在京東大稱嚴肅官吏怨之指為
判官王緯在京東大稱嚴肅官吏怨之指為
三虎出分紀

監司

本朝孫何好古文為轉運使尚守峻州縣吏
患之乃求古碑字磨滅者紙本釘於館中何
至則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瓜搔髮垢而嗅之
往往至暮蛇虎

韓魏公夫人之弟崔公孺性亮直魏公執政

宜法造化為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甚置蛇
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之於通衢使
為民害可手魏公甚嚴憚之出紀聞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轉運使見王文正
公王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謂人
曰真宰相之言也出湘山野錄

太宗時魏廷式任陝西益州轉運使因入奏
帝謂曰有事俱白中書廷式曰臣三千里外
乘驛而來以機事上聞願斷自宸衷非為宰
相而來也

郡守

唐武德中改太守曰刺史天寶又改刺史曰
刺史職同牧尹

太守職同牧尹出唐志

晁錯傳注郡守也

孫寶為京兆尹以侯文為督郵欲治杜穉穉

杜門自陳文曰願受將命注將郡將也受郡

將之命出本傳

唐雍州置別駕末改中改為長史開元改長

史為親王為牧皆不知事務職總歸於尹

出職官分紀

使君公

白樂天詩遙見朱輪來出郭相迎勞動使君

公坡詩洗盞拜馬前來壽使君公

潘子直詩話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

駟馬左驂漢制九卿則二千石亦右驂太守

駟馬而已其有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驂故以

五馬為太守美稱道齋閑覽與學林云漢時

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故為五馬

吳郡國志吳郡太守所居之堂即春申君之

子假君之殿也因數失火塗以雌黃故曰黃

堂又見孫觀尺牘

漢制二千石皂蓋朱轡

皂蓋朱轡

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賈琮為

刺史令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

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褰之出後琮傳

赤幢

晉向雄遷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吹出分

紀

銅虎符竹使符

漢置郡國將置銅虎符竹使符發兵遣至郡

合符符合乃聽發出前紀注

漢置郡國將置銅虎符竹使符發兵遣至郡

唐高祖入銀菟符銅魚符
改為銅魚符以起軍旅出唐兵志

東方諸州給青龍符南方諸州給朱雀符
西方諸州給騶虞符北方諸州給玄武符皆左
四右三左者進內右者付外出唐兵志

隋煬帝幸遼東命樊子蓋守東都楊玄感亂
子蓋蒞蒲禦有功駕至高陽追詣行在勞之曰
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出職林

夏竦詩造化平分荷大鈞腰間新佩玉麒麟
平生四海志佩得左魚歸又使君四十四兩

路擁東方騎腰垂左顧龜出東越詩
左顧龜

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出
楊綰傳魚書臨軒冊授

始對便殿賜衣物乃遣出唐循吏傳
天子臨軒冊授後不復冊然猶受命

開元時刺史已辭仍詣側門候進旨出循吏
傳側門候旨

李元紘治滌有惠政吏民遮留烏鵲羣飛翔
集于前以擁行車出天寶遺事

潮州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退之為刺
史為文祝之約三日從祝之夕震雷起盡徙
于海出本傳

張湛為漁陽太守開田八百餘頃民以致富
麥穗兩歧

五

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出本傳

宋璟愛民有脚陽春出天寶遺事

籩遂為渤海太守初郡人好帶刀佩劍遂令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不好帶刀佩劍乎

出本傳 狗足生釐

後岑熙為魏郡太守無為而化興人歌曰狗吠不驚足下生釐注犬無追吠故足下生毛

中和樂職

漢王褒為益州刺史命王褒為中和樂職宣布詩中和言政化和平宣布言宣布天子德

澤樂職言官樂其職出何武傳

杜甫讀元結春陵行序云今得結輩十數公參錯天下為邦伯則萬物吐氣天下少安矣

出杜甫集 清畏人知

晉胡質為荊州子威自京省父辭歸父賜縑一匹威曰安得此縮質曰吾俸祿之餘後威

為徐州帝問曰卿清何如父對曰臣不如父臣清畏人不知父清畏人知出本傳

唐盧奐為邠州刺史元宗西還次陝嘉其政題贊于廳曰專城之重公陝之雄外既利物

內存匪躬此為國寶不墜家風出本傳

唐薛珏為峽州刺史李承狀其簡趙贊言其廉盧翰稱其肅薦書參聞賜金紫出本傳

唐韋岳子武后時歷廬海等州刺史皆著風迹恩嚴兩絕出韋弘機傳

晉劉弘為荊州刺史先是酒室中有齋中酒

無三品酒

聽事酒後酒三品弘曰投與三軍同醉
豈得二其厚薄自今不得分別出職林

盧奐素任大都所至之處畏如神明或有惡
惡碑

迹之刑絕無所犯者民呼其石為記惡碑出撫
乎極刑絕無所犯者民呼其石為記惡碑出撫

遺懷博之俗

齊土風俗淺薄太守初至皆懷博叩頭以見
意及其代去以博擊之言其始終向背魏李

延實為青州刺史帝謂曰懷博之俗世號難
治宜用好心腹出伽藍記

海邊有越王石嘗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
乃得見宋虞愿為晉安太守往觀之清徹無

所隱蔽出職林

漢馮野王與弟立相代為太守民歌之曰大
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出馮奉世傳

鄧攸去郡數千人留牽攸舡不得進夜中發
去吳人歌曰知打五更鼓鷄鳴天欲曙鄧侯

挽不來謝令推不去出本傳

劉寬為南陽用蒲鞭示辱而已民不敢犯出
本傳

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王常有志節參先候
之常不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屏側抱孫

兒伏戶下參思其微旨曰水欲吾清拔薤欲
吾擊強宗抱先孫伏戶下欲吾開門恤孤率

而化之漢陽大治出本傳

劉寵為會稽守召入山陰有五叟皆龐眉皓
齒賁百錢送寵曰山谷之人未曾識郡他守

發吏求民間至夜不絕犬吠竟夕自明府來

發吏求民間至夜不絕犬吠竟夕自明府來

犬不夜吠人
不識吏寵為人選
一大錢受之

廉范為郡守
蜀人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昔
無一襦今五袴
出本傳

田元均治成都
有聲蜀人謂之照天蠟燭出
東齋記事

張中廉知洋州
民號為水晶燈籠出職官分
紀

隋梁彥光徙相州刺史
相風谷險陂自請復
為着帽錫帝聞之
徙彥光趙州彥光自請復

奸伏有若神明
豪猾潛竄闔境為之大治出
資治通鑑

唐崔郾守鄂
尚撫綏經月不答一人及鎮鄂
則嚴峻

柳仲郢以謂郡國之政
尚惠養輦轂之下先
彈壓出本傳

王文康公曙治蜀頗以法
下有謗其太苛
會劉燁召還真宗問之曰
凌策王曙治蜀孰

暑對曰凌策在蜀
值豐歲得以平易治之
王曙值歲小歉慮民盜
故以法治之使易地則

皆然上善其言
出名臣傳
中書舍人王公觀察
江南西道入春生秋殺

不便及所欲
公至之日皆罷行之
間人自得於
湖山千里閉令修於庭
戶數月之間人自得於

李燮為京尹
吏民愛敬作歌曰我府君教

恩如春威如虎

道舉恩如春威如虎訓如父愛如母出分紀

乘折轅車

樊頹對光武曰晉張堪在蜀郡仁以惠下威

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環寶山積帷幄之物

而巳後以堪為漢陽太守出分紀

趙青獻公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

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

以詩云馬諧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江不共來

出呂氏家塾蛟螭怒瀾

蔡君謨鎮福唐東吏治民毫髮不容陳烈幼

與君謨同硯席一日往見之維舟亭下聞其

嚴遂不往鄉夢破六月夜衾寒風雨生殘樹

蛟螭喜怒瀾殷勤祝舟子移棹過前灘君謨

聞之為之少霽

魏李崇有將略又寬厚在揚州十年常養壯

士數十人寇侵邊所向摧破號卧虎出分紀

陽城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州當上考功

第城自書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出

本傳喜慙交集

桓範為兖州刺史表謝曰喜於復見選擢慙

於不甚所職悲於懷戀闕庭三者交集不知

活飢民五十萬

富韓公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

所部豐稔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

官稟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寺廟山巖散處

其人使寄居開官主其事三日一支山陵河

泊之利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明年麥熟

流民不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

募而為兵者又萬人邵伯温曰公使虜功甚
偉每不以為功至活飢民每自言曰過於作
中書二十四考以惠貧民

皇祐中浙西大飢范文正公為杭州召諸佛
寺諭之曰飢歲工價甚賤可以大興土木之
役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教倉吏舍日役
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公私興造不
恤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興造皆欲其發有
餘以惠貧民凡工技力役之人仰食於公私
日無慮數萬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
惟杭晏然民不流徙出筆談

趙閱道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湧貴
飢死十五六諸州皆立榜賞禁人增米價閱
道獨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
米商輻湊米價更賤公盡其力以救荒之術發
廩勸分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生者得食病

者得藥死者得葬越雖飢不怨出言行錄

文潞公在成都府米價騰貴因就城門相近
凡十入處減價糶仍不限其數翌日米價遂
減前此或限升斗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以
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出東齋記事

王沂公曾守洛屬歲歉里有困積者飢民聚
黨協取鄰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眾公但重
答而遣之遠近聞以為法全活者數千計出
言行錄

輿賦納價

范文正公鎮青州會河朔艱食青之輿賦博
州置場納青民大患輦置之苦公戒民納價
每斗三錢給鈔與之書與博守遣官輓金
詣博坐倉招之至則買者山積不五日遂足
尚餘數千緡給還之青民因立祠焉出東齋
記事

郭伋字細侯為并州行春赴竹馬兒童之期
出本傳

朱世良為清河太守及代去老人謝曰君非
唯政善良清亦澈底

薛大鼎為滄州刺史鄭德本為瀛州賈敦頤為冀
州皆有治各故河北稱鎬脚刺史

百里嵩為徐州境內旱嵩行步所經雨輒隨
車

田况守成都尚和易去苛細以德化人人不
忍欺時謂張乖崖之明王文康之出各臣傳

李冰為蜀郡太守江神歲取童女二人以為
之肅韓忠獻之愛公皆兼而有之

婦冰以其女與江神為婚徑至神祠責之因
忽不見良父有蒼牛鬪於岸傍有間冰還流

汗謂官屬曰吾聞大極當相助江南向腰中
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也江神

遂死人慕之生子名冰兒出職官分紀
鄧攸作吳興郡有惠政離郡之日人攀其舡

相送作三百里不忍別出吳錄
楊州雷塘即漢之雷陂也舊屬民自唐以來

耕種其中往數十歲官取畜水以備漕運舊
田主二十家皆失業言議以他田僕之竟

無與之然塘亦破決不修曹運亦未嘗賴此
舊田主三百餘口飢寒及劉敞原父至田主
詣府自訟原父即判還之發運使以漕事動
朝廷留之公用種程事明其無用朝廷乃聽
還之杜祁公行致仕南京聞之喜曰真良太
守矣出劉公行狀

太府帥或道過其府必戎服左握刀右弓
矢帕首靴袴迎于郊出韓送權尚書序

至道初何士宗請自今知州會經任中書樞
密院者申轉運司止署通判以下姓名太宗
曰許大臣出臨外藩亦統於轉運使非繫官也
者止署檢武臣觀察使以上出言行錄

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以六條聞事
一石強宗豪右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
千歲不奉詔書侵漁百姓三條苟阿所愛蔽賢
疑賦剝截黎元四條二千石苟阿所愛蔽賢
寵頑五條二千石阿附豪強通行賄賂出前漢表
注六條二千石阿附豪強通行賄賂出前漢表
彈燕

李惠為雍州長於思察有燕爭巢惠令入掩
獲以弱竹彈之既而一燕留惠笑曰留者
自計為巢功重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下
伏其察出職林

李惠為雍州有負鹽負薪人同釋擔息樹陰
辨羊皮主
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令置
羊皮以杖擊之見少鹽乃得實薪者伏罪出
北史

詩

新賜魚書墨未乾賢人暫屈遠人安朝驅旌
旆行時令夜見星辰憶舊官梅萼履塔鈴閣
暖雪峯當戶戟枝寒出劉禹錫龍節分江
國仙閨閉海蓬酒舫李翰苑詩筆謝康公去
驛二千外專城四十中出石曼卿異域化
為儒雅俗遠民爭看校讎郎下國難留金馬
春新詩遠寄竹枝娘出謝景山政成郭郭
春千里公退笙歌月一樓犬吠花

麥翻雲穗有新疇出石敏若秀骨象山岳
 英謀合鬼神擁旄乘金節鼓乘朱輪澤被
 魚鳥悅令行草木春出李白琴書家慣有
 印杖客疑無閑僉歸業狀貧典舊山圖出魏
 野雨尚書八坐貴大使十州雄仁民兼俊物
 時雨及春風出徐俯會立玉墀聯近侍新
 持金節領諸侯屠龍伎兩終須用探虎功名
 未肯木出孔常甫九江皆渡虎三郡盡還
 珠白猿慙劍竹黃石借兵符出李白再扶
 日月歸行殿却領山河鎮夢刀從此堆名壓
 寰海八溟爭敢起波濤出杜光庭錦衣舊
 帶御爐香宮殿移麾耀寵光千里龍旗新政
 今九重鳳閣舊文章窮造化乾坤窄醉聽
 笙歌日月長出詹用之九金神鼎重立山
 五玉諸侯雜珮環星坐通霄狼獵暗樓吹
 笛虎牙閑出杜牧黃堂孔北海真氣凜羣
 兒朱輪未及郊清風已先知出東坡坐移
 丞相節春入廣陵城紅旆擁雙節白髭無一

莖出白居易曉出東郊急杜宇聲乾月落墻角
 兩三枝竹雞啼罷雨來太守知出曾布一
 山店煮縹緲為報新安野田鉏水插秧時農桑勤
 課非無力為報新安野田鉏水知出曾布一
 同下西清路兩鎮交迎上將牙出曾布一
 尊風月身無事千里耕桑歲有秋出曾布一
 遺愛海波無斷處去思秋色有餘清出孔毅
 父醉裏眼開金使字紫旗風動擢篋明出
 鄭繁朱飾兩藩巡屬東園望雙筆在中臺
 出錢惟演國人父倚東園望雙筆在中臺
 廣陵出李榮恩威欲繼黃丞相仁信先聞
 郭細侯出杜光庭虎牙熊軾隱鈴齊崇樹
 陰陰長碧苔出林連沃野桑麻隱細雨嚴
 城鼓角送斜陽出錢惟演鶴伴鳴琴公事
 晚鳥驚調角戊城秋出同方謂三去惡溪韓
 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出方謂三去惡溪韓
 霖雨手淹留河外作詩豐出山王元之屏除奸
 吏魂應喪養活疲民肉漸肥出山王元之屏除奸

聽孤坐琴樽外鈴閣清
淡易老中出林逋
組甲光寒圍夜帳
綵旗風暖看春耕
出歐公

倅車

唐武德初上州丞史曰別駕高宗改別駕曰長
史上元二年復置別駕天寶八年廢文宗復
置出唐志

武德元年改司馬曰長史宋徽中廢長史置
司馬聖曆中廢司馬置長史出唐志

武德中改贊治曰治中高宗即位曰司馬出
唐志

庾亮與郭游書曰別駕舊與刺史同乘流王
化於萬里之外任居刺史之半安可非其人
監州

李商隱為倅庾亮謂之半刺侯景謂之監州

少卿者餘抗人嗜蟹常求補郡人問欲何州
曰但得有蟹無通判處可矣坡詩云欲問君
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出青箱雜記

御史中丞孫朴言通判古監郡之職一州利
害全藉議論與僚屬不同乞朝廷選差通判
本與知州通判一郡之事上曰卿言極是出
分紀

漢景帝置郡丞秩六百石武帝改為長史出
分紀

國朝置通判各一人京西南京杭鄆等州各
二人小郡或不置

隋文帝罷郡以州統縣及別駕治中為長史

弘治續志卷之十三

司馬煬帝罷州置郡罷長史司馬置贊治後
改為丞又置通守以貳太守出職官分紀

周景為豫章刺史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景
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坐

呂虔為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為三公服虔乃
出本傳

廣損屏星車輻也其上皆從竹後孔均為別
駕從事刺史因怒欲去別駕車屏星曰使君
毀國舊制乃投傳去刺史謝之乃止出分紀

黃霸為揚州刺史宣帝詔賜車蓋示特高一
丈別駕為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彰有德
出分紀
海沂歌

王祥為徐州別駕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
王祥國之不空別駕之功出分紀

張軌為齊州別駕將入朝父老曰公清如水
不敢以盃酒相送酌水一盞奉饒出分紀

龐統字士元劉備為荊州牧以士元為縣令
魯肅曰士元長才百里不足以辱驥足備遂
任為治中別駕出蜀志

趙溫為京兆郡丞嘆曰丈夫當雄飛安能雌
伏遂棄官出職官分紀

唐蕭邁與韋保衡同登進士第保衡以達進
無藝同年薄之邁形神秀偉嘗慕李德裕為

人保衡為相倚邁失敗播州司馬維舟賦詩為
自悼慮保衡見害遽有神人曰相公勿憂予
為公禦侮邁異之過峽州經白帝祠即所視

神人也 萬石在谷卷十三 十一 字 神人也 邁後遂入相出分紀

幕官

晉王儉以蓮花池 蓮花池 儉之為長史與之書曰 儉府為蓮花池 出南史 芙蓉何其麗也 時人以儉府為蓮

謂戶曹也 板曹 張彥實送張祐詩 板曹平生詩作 史出百家詩 郡督郵紀綱 錄

州主簿 郡督郵 並令錄事參軍 又云 糾司 糾 職紀綱 掾皆錄事參軍 謂以糾察為職 出六 帖

通典 兩漢有決曹 墨曹 主刑法 歷代或謂之 賊曹 或謂之法曹 墨曹 又後百官志 法曹主

郵驛科程 決曹 主糾罪 法事 出通典

開元初 又改為司錄 參軍 出職官分紀 一

阮千里 瞻有令 望司徒 王戎 問曰 聖人 貴名 教老莊 明自然 其旨 同異 答曰 將無 同戎 咨 嗟 良久 又即命 辟之時 人謂之 三語 掾 出本傳

漢成瑨 為南陽 守 任功曹 范滂 語曰 南陽 太守 岑公 孝 洪 守 任功曹 范滂 語曰 南陽 太守 岑公 孝 洪 農 成瑨 但坐 滂傳 汝南 太守 范孟博 南陽 宗資 主 畫諾 出滂傳

桓温 辟王恂 為主簿 鄒超 為參軍 超多 鬚 恂 短小 荆人 語曰 鬚參軍 短主簿 能令 公喜 能 令 公怒 出晉本傳

郝隆 為南蠻 參軍 作詩曰 娥隅 躍清池 桓温

高文 卷之十一 十一 六 一

尚何物答曰蠻各魚為一蠻府參軍那得不
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那得不
蠻語耶出喜世紀

杜審言為吉州司戶武后召見將加擢用問
曰卿歡喜否審言蹈舞謝恩因作歡喜詩甚
見稱賞出分紀

杜暹為婺州參軍秩滿吏以紙萬番贖之為
受百番眾嘆曰昔清吏授一大錢何異哉出
本傳

范文正公以進士解褐為廣德軍司理參軍
貧止一馬秩滿鬻馬徒步而歸出汪藻撰祠
堂記

王徽之字子猷作桓冲參軍冲謂曰卿在府
日父比當相料理徽之夜不酬答直視以手

板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出晉本傳

唐史李崇義輕之吏白積案數百崇義使趣
斷理筆詞乃命吏連紙進筆省決一日畢予奪
當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出本傳

徐彥伯調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戶韋暉善判
司事李彥善書而彥伯屬辭時稱河東三絕
出本傳

簡重貴相

薛奎為開封明鎬為幕曹奎以公輔期之有
問何以知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
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鎬後至參政
出歸田錄

元國志王崇銖責權雍州司戶崇銖問吏曰

崇銖問吏曰

參軍何官衣何服吏曰下州判司祿衫概簡
而已崇銖大笑曰若要頭便斬去吾何能作
措大官耶出分紀

錦繡萬花谷卷之十三終

錦繡萬花谷卷之十四

縣宰

三老嗇夫

漢制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皆有丞
尉大率十里一亭亭有一長十亭一鄉鄉有
三老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詞訟收
賦稅游徼循盜賊出百官表

縣有蠻夷曰道出百官表
墨綬銅章

並見六帖
象雷

雷震百里縣令象之出同上

陽鱈魚

安子賤為單父宰陽畫曰有釣道二焉請以
送子落餌投綸迎餌而吸之者陽鱈魚也肉

肉厚而不美若存若亡若良若不食者筋魚也
至於道子賤曰驅之此陽畫之所謂陽鱈魚者
苑至單父於是請耆老尊賢者與之共治出談

繭絲保郭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將行請曰為繭絲乎
抑為保郭乎簡子曰保郭哉尹鐸至則損其
有戶數無人賦優而稅入少簡子謂襄子曰晉國
繭絲謂減其稅出國語

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不可猶未
操刀而使割其傷實多子有羊錦不可使人學
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
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
學者也出左傳十九

世傳太祖皇帝謂一縣令曰切勿於黃紬被
裏放衙後文路為榆次縣令嘗題縣鼓樓曰
置向樵樓一任槌槌多槌少不知他如幸
有黃紬被擊出頭來放早衙出東坡詩注

三異

後魯恭為中年今隨椽行阡陌見桑下雉雞
馴擾傍有童子曰蝗不入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
不也童捕椽曰蝗不入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
異也童捕椽曰蝗不入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坐其
敬以信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坐其
庭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坐其
吾見其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此其恭敬以信
故民盡力入其邑墻屋甚固樹木甚茂此忠
信以寬故民不偷至其庭青閑諸下用命此
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以此觀之但三稱善
庸盡乎出職官分紀

唐元德秀為魯山令時玄宗在東都舖五鳳樓下
惟樂工數百人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德秀
秀所為歌也帝嘆曰賢人之言哉出本傳

唐馮伉為醴泉令多置猾伉為著論蒙書十
四篇教之務農進學出本傳

傅琰為山陰令有野父爭雞琰問各何以食
雞一人稱神明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而罪言食豆
者人稱神明

後童恢為不其令民嘗為虎所害獲二虎恢
呪虎曰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是一殺人者當垂
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
目即殺之其一視恢嗚吼自奮遂放失之出
循吏傳

吳錄張舉為令有婦殺夫因焚屋言燒死其
弟訟之舉尸開口視其灰令人取狗二頭生

一殺一而俱焚之開視其口殺者無灰生者
有灰乃明夫生死婦遂服

縛牛主

張元濟為武陽令與元武縣鄰元武人有以
犗牛依其妻家八年牛孳產十餘頭及將
異居妻家不與縣署政不能決其頭將詣武陽
質於元濟元濟令縛牛主蒙其頭將詣妻家
村中云捕盜牛賊召村中牛悉集各問其
從來妻家不知其故恐連及指其訴牛曰此
是女婿家牛也元濟發蒙頭謂之曰此即女
婿可以牛歸之妻家服罪元武縣聞之大慙

嘉祐中京西轉運司奏據河清縣僧道進士

舉留知縣王元規再任本司體量得本官軍
民歌味有十奇一奇民吏不識知縣兒二奇

塌却曹司舊肚皮三奇買物價不相虧四
奇處事明白盡無私五奇街裏不見凶
六奇蝗蟲不入境內飛七奇不敢賭錢怕官
知入奇不義不孝不敢為九奇鄉村不被公
人欺十奇百姓納稅不勾追上令審官院記
姓名出十分紀

傳琰并父僧祐並為山陰令父子並著奇績
世云諸傳有治縣譜出齊書

後漢和帝時唐羗為臨武縣長縣接南海獻龍
眼荔枝十里一鋪五里一墩奔騰險阻死者
繼路羗上書諫帝愛民之詔遠國玆羞本以奉宗

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詔遠國玆羞本以奉宗
梁大夫有夜灌楚亭瓜縣令與楚鄰界梁楚亭
皆種瓜梁亭力灌其瓜美楚惡楚令惡其

瓜之惡慕梁亭之賢已因夜往竊梁瓜梁亭
覺之因請其尉亦欲往搔楚瓜宋就曰惡是
結怨分禍之道也今人竊往灌楚瓜楚瓜日
以美楚亭察之乃梁亭之遺也楚令聞之大
悅具以聞楚王悅梁之遜已也乃射以重幣
而交梁王故梁楚之歡自就始出賈誼新書

唐李杲遷洛陽令民吏畏服時有夜聞衢中
有方語曰李令古今正人也行事威猛令人
響方知此中不可久居聞者啓門視之寂無影
畏服縣妖破膽好錄政聲聞于御覽出撫遺

呂望為灌壇令文王夢見婦人當道哭問其
故曰吾是太山神女嫁為西海婦灌壇今當
吾道夢覺召太公三日果疾風暴雨文王乃
拜太公為大師焉出博物志

董宣為洛陽令搏擊豪強京兆號卧虎出分

卧虎

高九

會通

白

紀

探赤白丸

尹賞為長安令長安中間里少年受財報仇

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墨丸者

斫文吏白丸者主治喪城中薄草塵起勳切

死傷橫道賞至穿地數丈各虎穴中出賞傳

少年惡子悉記之分捕納虎穴中出賞傳

乙國志賈郁為仙游令受代有一吏酣郁怒

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汝輩吏揚言曰公欲

再作今猶造鐵舡渡海是歲王氏延鈞建號

授郁舊邑時醉吏為庫史不數月盜官錢數

萬郁批牘尾曰竊銅鐵以潤家非因鼓鑄造

鐵舡而渡海不假爐鎚決杖徒之出分紀

太常博士陳詰其明察祥符縣惡其明察欲中

錄事而下詰廉事不可得乃欲言詰政苛暴是

使力明肅太后聽政欲加訓陳堯佐為樞密副

詰由是獲免出東神道碑奸人得計而止能吏

大曆中秋霖害移京兆尹奏多損田韓晃執

奏不實謂水旱成均不宜渭南獨免命御史

覽奏以謂南損田三千餘頃上謂御史曰縣令

再檢渭南損田三千餘頃上謂御史曰縣令

職在字人乃不損猶宜分紀損而不聞豈有恤

人之意耶帝不當罪今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

柳渾為相帝常擇令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

相語皆賀柳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

陛下當擇臣等當選京兆尹當求令親

細事代尹擇今非陛下所宜出職官分紀

交子賤為單父宰彈琴不下堂而單父治巫

馬期為單父戴星出入單父亦治交子

曰彼力我任人任力者勞任人老逸出韓

唐何易于為益昌令州刺史崔朴嘗乘春與

賓客泛舟出益昌傍索民挽絳易干身引舟

朴驚問狀易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

事可任其勞朴愧疾驅去出易于傳

唐張巡為直源令士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植

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

法誅之莫不改行出本傳

夏英公知安陸受敕舉幕職有節推王公禡

食弊衣一馬瘦瘠僅能移步自貳車以下乞

以斯人應詔夏亦自知之遂改官宰邑

王荆公知鄞縣讀書為文章一日償新

縣事起堤堰大坡塘縣讀書為文章一日償新

陳相易與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為執政

所行之法皆本於此出行錄

後周蘇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

戶籍之法出雞跖集

清風動百里惠光龍麥日色明桑皮訟息但種

滿郊岐山光淨龍麥日色明桑皮訟息但種

肅賓來或解頤范宰不買名絃歌對前楹為

邦默自化日覺冰壺清百里雜犬淨千廬機

絲鳴出太白河堤遶綠水桑柘連青雲綠

瑞鳧看令宰仙單父長多暇河陽實少年出

杜甫桃李雖無言春風滿城花陵波青

麥煙雨潤桑麻白頭晏來赴檉襟聲嘔啞出

山谷吾愛崔秋浦宛然陶令風門前五楊

柳井上三梧桐山鳥下廳裏簷花落酒中隨

河陽花作縣秋浦主為地逐名賢好風隨

惠稚子春出李白
嬌雅子仁出晏元
濕莎庭放吏衙出廖凝
古廳無訟醉何妨出熊皎
稔牛斗星邊貫索空出周啟
卷花軸曲檻客來恁竹風出杜南
生得古調印鎖經匣留塵盡日封出林通
觴調笑平民合硯匣留塵盡日封出林通
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山犬眠
花影地牛牧雨聲坡出李拱縣古槐根出
官清馬骨高里門喧誦讀村落罷追胥出
韓駒父傾酒為官不愛錢出李浚儀出老杜
見客但傾酒為官不愛錢出李浚儀出老杜
泉碧庭堆敗葉紅出高元矩三年清似水
六月冷如冰出裴說摩手撫鰥寡藁砧磔
強梁出山谷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出
魏野

縣丞

陸景倩為扶溝丞按察使覆州縣殿最必欲
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強清某許清景倩曰真
清出唐史

黃霸為潁川子許丞老病聾督郵白逐之霸
曰言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跪迎送止頗重聽
何傷且善助之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公
私費耗所易吏未必賢益為亂凡治道去泰
甚者耳出本傳

涉筆唯謹

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
尾寫鴛鴦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
位署唯謹出韓藍田記
崔斯立為藍田丞始至喟然曰丞哉丞哉余

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去其牙角一躡故迹

老槐巨竹二松

庭有兩槐四行南墻巨竹千嚴立若相持

水號號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吟

哦其間出同上

事見尉門

六安丞

桓譚數言事忤旨出為六安丞忽忽不樂道

縣尉

復置縣尉

五代之季武臣擅州縣之權遂罷縣尉遣小
將卒長受之頗為鄉社之患太祖欲復舊制
御講武殿召三銓選人有樂尉者面東南立
驅選人多不欲往西立帝曰迂儒如此令杖

西漢梅

梅仙

福為南昌尉上疏言事不用遂學仙

隱為吳

市卒

不知所終號神仙尉

畿尉有六道人

入京尉為道人御史為佛道入評事為仙道
畜生道入判官為餓鬼道出御史臺記

漢雍仲

進南海香拜洛陽尉人號曰香尉出

唐員半

千為武涉尉歲旱勸令發粟賑民不

從今謁州

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

囚半千會薛元超持節渡河責大守曰君有

本傳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何罪耶命釋之出

語林商則

動手回身任稟丘尉性廉縣令丞多貪因宴

會舞今丞舞皆動手尉則回身而已令問其
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惟有一箇史
動手縣百姓何容活耶人皆大笑嘲曰令丞俱
動手縣百姓何容活耶人皆大笑嘲曰令丞俱

吳越春秋伍子胥伐楚還漂陽瀨水上欲酌
初時自唐殺婦人以百金不知其家投金瀨水
中而去孟郊為漂陽尉往瀨水旁徘徊賦詩
出郊傳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

射鴨堂

坡題縣尉水亭云已作觀魚檻仍開射鴨堂
注孟郊為漂陽尉開射鴨堂出坡詩注

唐河南伊閭縣前有大小溪每僚佐有入臺省
即水先有小灘出石礫金沙澄散可愛牛
僧孺為尉一日忽報灘出昱日邑宰與同僚
列建亭上觀之有老吏云此分司御史非西

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雙雞
如能此為驗僧孺揣縣僚無出于已因舉孟曰
既能有灘何惜一雙雞
鵝飛下不旬日誌拜西臺監察御史出劇談

明公坐

蘇洵授鄆縣尉長史李義琰召謂曰鄆縣本
多訴近曰遂絕訪聞果由明公為踈理因循
指廳事此即明公坐也出本傳

唐裴子餘補鄆縣尉同李朝隱皆以文法
著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雄州長史陳崇
業子餘朝隱優劣對曰春蘭秋菊俱不可廢
出職林

曹操為洛陽五色棒
部尉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出

三國魏志注
母縫衣

孟郊為漂陽尉有游子吟曰慈母手中線
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出郊集

坡詩縫衣送與漂陽尉

唐張旭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宿昔又來
怒其繁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

耳出李白傳與陳尉真書廓落

王方平既降蔡經家方平從後觀之曰君心
邪不正未可教以仙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以
一符與陳尉言此不能度世止能存君本壽
出百歲向上去後數十年經復歸家遠有書
與陳尉真書廓落大而工陳尉家世世存
之以為寶出神仙傳

主簿

無如楊主簿

唐陽於陵為勾容主簿韓滉節度金陵擇婿
謂其妻曰陵人多矣無如楊主簿以女妻之

出職林

徒舍祭龜

漢孫寶以明經為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
欲令授子經更為舍設儲時孫寶自劾去
忠心內不怪後署寶主簿寶徒入舍祭龜請
比鄰寶甚悅忠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
副耶寶曰近禮有來學不聞往教道不可誣身
移實自近禮有來學不聞往教道不可誣身
諛何傷且近禮有來學不聞往教道不可誣身
之大慙出寶傳

鸞鳳枳棘

漢仇覽為縣主簿宰謂曰枳棘非鸞鳳所棲
他時論道巖廊非主簿而誰出本傳

韋元將為郡主簿楊處稱曰韋主簿有長成

高九卷八十一日

之風昂昂千里之駒出三輔決錄

揮白羽

本朝謝艾本書生善月兵嘗為西涼州主簿

坡有詩云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尤能效一

揮出烏臺詩話

謝景仁為豫州主簿在巨元閣下元聞其善

彈箏呼之既至取箏與彈因歌秋風意氣殊

適以此大奇之出職官分紀

三國典略齊許惇性識敏速達於從政嘗為

司徒主簿以能判時人號曰入鐵主簿出分

紀後元慶性貪鄙為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

不如一詣習主簿

習鑿齒為巨温主簿温有大方志值有知天文

者至温問國家祚運答云方永温不悅異日

送綰一匹錢五千里人馳詣習問其故曰僕自

為標碣棺木習問其故曰賜綰一匹令僕自

裁錢五千以置棺耳習曰居幾誤死以紼戲

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其人死大喜詣

温請別告以習言温笑曰習憂君誤死君豈

誤活然徒二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出習傳

總官制

揚收曰省制總羣官而合聽曰省分務而專

治曰寺

臺監府衛

唐官制曰大抵公隋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

予告賜告

李裴曰告者休假謂之名告曰告告又音響漢律吏二
 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響漢律吏二
 千石有予告賜告者病之日當免天子優賜其
 所當得之賜告者病之日當免天子優賜其
 告吏得帶印綬歸家治病至武帝時賜告不
 待歸家師古曰告或謂之謝謝亦告也當依
 本字讀之出高帝紀注

服青紫

唐以前品官舊服上黃紫馬周建言三品服
 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出
 馬周傳

漢秩祿制

漢三公號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中
 二千石者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穀中
 石者九十斛六百石者四百石者二百石者
 十斛三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二百石者
 十斛

石者十芒種節為斷官志注

先是宋郡國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
 一年秩祿皆入後人此後去官者一年秩祿
 皆入前人自元嘉末始改計月錢祿出分紀

李洛公資暇集云新官併宿本曙曰傑直又
 作豹字言豹生潔善服氣雖雪霜雨霧伏而
 不出慮汚其身則宿公署是豹伏之義宜作
 豹字余觀宋景文公詩乃用傑字又職林云
 凡兩直之法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傑自
 起居郎官入者五直一傑御史補闕入者七
 直兩傑其餘雜入者十直也出青箱記
 王篇傑字書注云連直也出青箱記

本朝館閣每夜輪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
 虛其夜謂之豁宿豁宿不得過五日即須入
 宿若遇豁宿不到於宿曆書腹肚不安故相

傳為害肚曆出筆談

山郎

漢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
出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注言出
財用者雖非休沐常得在外而貧者以實病
却以沐償之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者
出游戲貨賂流行楊惲為中郎將乃罷山郎
出惲傳

喜太守時已負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
負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
因事而置事已則罷其名繁多出百官志

凡注官官卑而擬高曰守高而擬卑曰行

謂五品以上及兩省職事官八品以上供奉
官負外郎監察御史太常博士也

謂侍中中書令左右散騎常侍黃門中書侍
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起居舍人御
史大夫中丞侍御史

謂內外三品以上官及中書黃門侍郎尚書
左右丞諸司侍郎太常少卿秘書少監太子書
詹事左右庶子國子司業

校試銓試在吏部禮部兵部考功都省御史
臺中書門下侍郎謂前行前行要自為七司
出職官分紀

舊制侍衛親軍以殿前分為兩司不置馬步
軍都指揮使後侍衛一司自分為二故與殿
前司列為三衙出歸田錄

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攝者為直官許敬
宗為直記室是也國朝學士舍人皆置直院

但以資淺為之其實正官也出沈括筆談

銀臺司

國朝會要云銀臺通進司掌受天下奏狀淳化四年置知銀臺通進司

開黃閣設六屏

太尉司徒司空是為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閣設內屏出隋百官志

家廟

古者大夫自考而以下立三廟適士自考而以下立二廟比齊二品以上祭二代唐天寶制三品以上乃許立廟出沈括筆談又唐令二品以上

祀四廟有銘封者祀五廟五品以上祀四廟空始

李泌將建家廟上許立五室但祀四廟空始

祖之室以待鄴侯出家傳

唐制兼贈三品得謚國初已來方正三品方得出其他兼贈則不得謚并三品方許立家廟出

筆談

官誥縹軸

后妃銷金雲龍羅紙十七張銷金大鳳羅紙十七

張銷金縹袋玳瑁軸紅絲網塗金銀帑七張玳瑁軸

儀婉容才人貴人美人鳳羅紙七張玳瑁軸

紅絲網塗金銀帑七張玳瑁軸

紙七張餘命婦紫羅七張

七張餘命婦紫羅七張

賜笏頭帶

毬路金帶俗謂之笏頭帶非府文臣不得

賜武臣得賜出於持恩爾出東齋記事又

太宗製笏頭帶以賜輔臣罷尚服之張文節

自中丞而參政姜侍郎自諫議而樞密並

笏頭帶出春明退朝錄又元豐初王拱辰

出判北京特賜笏頭毬路金帶佩魚如兩府

之制拱辰以表謝曰橫金三紀未佩隨身之

魚賜帶萬釘改觀在廷之目蓋舊制見任兩

萬花谷十四卷十四

府許劬頭毬路金帶佩魚前任非得旨不許
尚書翰林學士則御仙花金帶上佩魚者元
豐舊制也故曰唯方團勝帶乃可佩魚毬路帶方
團勝也故曰近制出邵氏聞見錄

常侍右貂
瑞以金為之當冠前附以金蟬也中常侍漢

興用士人銀瑞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

貂分左右皆戴蟬耳貂左右散騎與侍中為左

過失出唐官志
侍中冠鷓鴣傳粉

惠帝時侍中皆冠鷓鴣傳脂粉具帶出分紀

王粲為侍中曹植贈詩曰戴蟬耳貂朱衣皓

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出分紀
北齊邢子才代讓侍中表云貂鼯映首日月

紀在躬冠蓋庶僚跨躡多士鼯音戶昆切出分

魏文帝置散騎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插右而

散從
司徒府與蒼龍闕對

蔡質漢儀曰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壓於尊者

不敢號府出分紀
故事冊拜三公中書今讀冊侍中奉禮如闕

即以宰相攝之出分紀
進賢記注上欲以張說為大學士

無大稱中宗欲以崇寵大臣乃有大學士之

名如臣末學敢以大臣為稱從之出分紀

一曰王食邑萬戶二曰嗣王郡王食邑五千
戶三曰王國公食邑三千戶四曰開國郡公食

戶三曰王國公食邑三千戶四曰開國郡公食

章事皆謂之使相唐制皆署敕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朝會與親王則分班餘官則綴班本官凡宣制除授者敕尾有其銜而不署側書使字出事實

熙寧八年四月岐王顯嘉王頤言蒙遣中使

賜臣等乞寶藏于家不敢服用上命工琢玉帶

以賜二王二王固辭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別

謙詔并以玉魚賜之玉帶為朝儀始於此出

揮塵錄周官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內二千六百四十分

紀二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出十分

自丞相至佐史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五員

七千五百六十七員

六千八百二十六員

一萬二千五百六十七員

一萬八千八百五員內二千六百二十外郡

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幕職州縣

官三千三百餘員摠二萬四千餘員出南豐

國初以來三班官

後分行首以領之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初三

班吏員止於三百至天禧間乃總四千三百

至于熙寧間乃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

又八百七十出南豐集

本朝官制

開府儀同三司 寄祿官 從一品文與武同

特進 金紫光祿大夫 從二品

銀青光祿大夫 從二品

宣奉大夫 正三品

正奉大夫 正三品

通奉大夫 從三品

通議大夫 正四品

中奉大夫 從四品

奉直大夫 正五品

朝請大夫 從五品

朝散大夫 從五品

朝奉大夫 正六品

朝請郎 正七品

朝奉郎 正七品

承議郎 從七品

承直郎 從七品

宣義郎 從八品

承奉郎 正九品

承事郎 正九品

承務郎 正九品

宣教郎 從八品

承事郎 正九品

承務郎 正九品

宣教郎 從八品

承事郎 正九品

承務郎 正九品

宣教郎 從八品

承事郎 正九品

承務郎 正九品

宣教郎 從八品

承事郎 正九品

承務郎 正九品

宣教郎 從八品

承直郎

以上係京官

儒林郎

從八品

文林郎

以上係職官

從事郎

從八品

從政郎

以上係今錄

迪功郎

從九品

節度使

武官散階

觀察使

承宣使

防禦使

諸州刺史

通侍

橫行

正侍大夫

宣政大夫

履正大夫

協忠大夫

中侍大夫

中亮大夫

親衛大夫

翊衛大夫

左衛大夫

拱衛大夫

右衛大夫

右武郎

正使

宣政郎

履正郎

協忠郎

中侍郎

中亮郎

親衛郎

翊衛郎

左衛郎

右武郎

正使

武功大夫

武德大夫

武顯大夫

武節大夫

武略大夫

武經大夫

武功副使

武德郎

武功郎

武節郎

武略郎

武經郎

武義郎

武翼郎

武義郎

武翼郎

訓武郎

修武郎

小使臣

使臣

從義郎

忠相郎

忠義郎

保義郎

進武校尉

下班校尉

進義副尉

資政殿學士

龍圖閣學士

寶謨閣學士

顯謨閣學士

進義校尉

進武副尉

守關進義副尉

資政殿學士

龍圖閣學士

寶謨閣學士

顯謨閣學士

文煥章華文寶謨閣待制集英殿修撰右
直寶文閣直顯謨閣直徽猷閣直文閣直

諸訓武臣試換并換官出曾犯贓私罪及

家狀連保狀二換本資者聽鼓院投進乞試

外授任人候替罷就試文資換出職者准此

未及五年三省樞密院書令史以下授使

外進武校尉若保甲及試武藝及進納流

諸武臣試用此資於易書周禮禮記各專

一條經仍兼論語孟子願詩賦及依法官
訓武郎

從義郎 宣義郎

秉義郎 承事郎

忠翊郎 承奉郎

保義郎 修職郎

承節承信郎 迪功郎

進武進義校尉 將仕郎

三代封贈三代

三代封內贈封父祖官係武臣者視文臣

初封如簽書密院事降三等謂

曾祖朝請郎 朝奉郎 祖朝散郎

曾祖夫人 執政官 簽書樞密院事 郡夫人

每遇大禮封贈二代 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 太子少師 太子少保

太子少保 太子少傅 御史大夫

觀文殿學士 資政保和殿大學士

金紫光祿大夫 左右金吾衛上將軍

二代 光祿大夫 將軍 銀青光祿大夫

初封

父奉議郎

祖通直郎

父朝散郎

封贈祖朝奉郎

祖祖母母妻郡夫人觀文殿學士資政保和殿大學士並淑人

每遇大禮封贈一代

文臣通直郎以上
武臣修武郎以上

一代

初封贈

父文臣承事郎武臣內侍衣術官將校

並忠訓郎

母妻孺人

錦繡萬花谷卷之十四

終

2 3

应为

P22

錦繡萬花谷卷之十五

將帥

唐長孫無忌父晟討突厥突厥畏晟威聞其
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出本傳

晉馬隆討西羌文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
得前隆卒悉負羸甲無疑賊以為神出本傳

晉朱伺有武勇江夏太守楊珉問將軍擊賊
何以每得勝伺曰兩敵相對唯當忍之我能
忍是以勝之出本傳

魏元忠以智為本天下之柄二文武而已今
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文者首詞章不
取之經綸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

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士在貧賤皆
思立功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因溝壑安知
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罽用魏延
羣臣歛望此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
也故陰陽不和技士為相蠻貊不定擢校為
將齊段孝玄有言持大兵如擊盤水一致蹉
跌求止可得哉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為本出
本傳

南史周盤龍與魏軍戰子奉叔單馬率二百
餘人陷陣魏萬餘騎張兩翼圍之一騎還報
奉叔已沒盤龍馳馬奮稍奔魏軍魏人莫不
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不出盤龍不知乃
東西觸擊魏軍奉叔見其父父不出復躍馬
入陣父子是名兩騎紫攬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
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出本傳

號為轅門二龍出本傳

元魏將楊大眼驍捷走如飛尚書李冲典選
大眼往求冲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下官
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於髻而走繩直
如矢馬馳不及冲因驚莫遂用為軍主出北

折柱稍

羊侃入南朝預燕時少府新造兩刃稍戎長
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紫騮馬令
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
登樹樹為折因號此稍為折樹稍出職官分
記

無部曲行陣

李廣擊胡無部曲行陣頓舍不擊刁斗幕府
省文書然遠斥埃未嘗遇害出本傳
程不識與李廣俱擊胡正部曲行伍擊刁斗

治簿至明軍不得休息未嘗遇害然士多樂

廣而苦不識出本傳

憶爾腰下鐵絲箭射殺林中雪色鹿坡云一

雙鐵絲箭未發手先唾

劉曜七尺刀右陳安叛曜使平先討安安左

戰三交奪其蛇矛安棄馬走斬之隴右歌之

曰隴上壯士有陳安驍驄交馬鐵鞍七尺

當前出劉曜傳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沃無

唐來真為穎川太守賊來攻未射賊皆應弦

而仆賊拜城下目為來嚼鐵出本傳

五代梁王彥章驍勇能跳足履棘行百步持

一鐵槍馳突奮疾如飛軍中號王鐵槍

末帝用為招討使問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

右失笑彥章受命而出兩日至滑飲酒半醉

起引精兵趨德勝舉鎖燒斷之斬浮橋急擊

南城遂破蓋三日矣出本傳

唐尉遲敬德戰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羣刺

之不能寡又能奪取賊罪還刺之齊王元吉

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

下能中帝嘗問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

難試使與齊王戲王三失稍遂服出本傳

哥舒翰與吐蕃戰持半段槍迎擊所向披靡

有奴左車以力聞舒翰用槍追賊擬槍於肩

叱之賊顧翰刺其喉騰之高五尺左車斬其

首出本傳

錦裘繡帽

萬人敵出本傳必錦裘繡帽指顧軍前人號曰

李晟每勝必錦裘繡帽指顧軍前人號曰

狄青與西賊戰每戰帶銅面具披髮出入行陣出東齋誌事

太宗踐祚突厥部離叛李靖率勁騎三千由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大驚靖夜襲定襄破之

可汗脫身走帝曰李陵以部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古未有輩足澡吾渭上之恥矣出靖

傳

狄青征儂智高頓軍崑崙關下翊曰將度關

晨起諸將侍立甚久而青尚未坐曰高諸將疑之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相顧驚

食方知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

薛仁貴討契丹九姓十餘萬今驍騎數十來

挑戰仁貴發三矢殺三人虜氣懾皆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出

本傳 天下可二箭而定

五代安重誨為節度使嘗使士纒而行指飛鳥射之應弦而落觀者萬眾無不快拊由

是名振北狄自謂天下可以一箭而定出本

曹武毅翰魏人曹武惠彬真定人二曹皆著

名翰能詩太宗語曰朕覽卿詩曾因國難披

金甲取為家貧賣寶刀他日燕山磨有壁定

應先勒大名曹朕每愛之出玉壺清話

本朝呼延贊以武勇為衛士直長自言受恩誓不與契丹同生編刺其體作赤心殺契丹字反其唇內亦刺之鞍韉兵仗皆作契丹字

嘗召善點者橫劍於膝呼其妻責以受祿無

報當黥為字以報不然者斷首舉家號泣以
謂婦人黥面非宜願刺臂許之諸子僕妾亦
然嘗作破陣刀降魔杵鐵鞭鐵幘頭兩旁有
刃皆重數十斤乘驢馬緋抹額慕尉遲之為
人自稱小尉遲出文公談苑

隋煬帝司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
良將也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
韓擒虎是鬪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
將帝曰大將者誰也曰唯所擇弼意自許也
出本傳

唐太宗嘗曰當今名將唯李勣江夏王道宗
薛萬徹而已勣道宗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
敗至萬徹非大勝即大敗矣出本傳
齊王敬則夢騎五色獅子明帝即位以敬則
為直將軍出齊書

隋薛道衡出為襄州總管高祖謂曰爾之去
朕如斷一臂於是賣物三百段九環金帶馬
十匹遣之出職官分紀

狄青字漢臣汾州人本農家隸縣為鄉書
手遷散直為延州指揮會元昊叛屢將兵
出戰四年間大小二十五陣八中流矢西戎
及若下以京師之入皆呼為狄天使七遷
涇原路副總管上欲見之詔令入朝會寇逼
邊俾圖像以道上觀其儀表曰朕關張也於
是有敵萬人稱謂敵萬人也出同上

隋來護兒封榮國公第六子來整為武賁郎
將驍勇擊羣盜憚之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
場第十五六郎出隋書
榮公第五六郎出隋書

種世衡守青澗城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
寮屬請莫能得其人被杖以奔元昊其信之
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得其幾事以歸乃知
世衡用間也出東軒筆談

曹武穆乃驅所掠牛羊無用不棄之整還襲瑋瑋
去瑋不其下言曰牛無用不棄之整還襲瑋瑋
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虜近使人請之番軍
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急請休憇士馬少
選決戰於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遂棄
馳矣於是徐謂其復來幾行百知虜已疲故為貪
牛以誘之徐謂其復來幾行百知虜已疲故為貪
利由有勝負遠行之取之若小憇則足痺不能
立戰人亦闌吾以此取之若小憇則足痺不能

秋青在涇原以寡當眾必以奇勝預戒軍中
捨弓執短兵令軍中聞鉦聲一則止再聲則
嚴陣而陽却鉦聲上則大呼而突出士卒如
其教虜人大笑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大亂相
踵踐死出筆談

秋青征懷智高曾公亮問賊之標牌殆不可
當如青率眾半夜度崑崙關逆戰於歸仁鋪縱
矣青率眾半夜度崑崙關逆戰於歸仁鋪縱
騎二千出戰後標牌為馬軍所突皆不能駐
馬上盡連如擊之遂皆披靡智高焚城遁去
出南豐雜記

王顯成平中帥定州忽一日有道士通謁自
稱豐都觀主笑則口角至耳謂顯曰昨日上
帝牒蕃魂二萬至本觀未敢收按冥籍死於
公之手果殺之功冠於世然減公筭十年

會通錄

二端請裁之顯謂風狂不可起後契丹引數
萬騎獵于境會雨弓弦不可用顯弓兵破之
斬二萬級朝廷以樞相召歸赴道數程而卒
出玉壺清話

曹彬封冀王事太祖太宗收復四方未嘗枉
陰德所致出磨墨

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而冀王後世愈昌豈非
陰德所致出磨墨

梁荀勗曰大丈夫當於樞上磨墨作檄出坡

詩注

景德元年虜犯澶淵真宗北伐高瓊自扶輦
相衆渡河至浮橋一騎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

堯叟好為詩以薄此輩故高瓊有此語出元
堯叟好為詩以薄此輩故高瓊有此語出元

城堯叟好為詩以薄此輩故高瓊有此語出元

杜詩起望塵知教數
云白起望塵知教數
杜詩起望塵知教數

五代唐將周陽威能生誓天下知敵數小字陽
伍梁晉之周陽威能生誓天下知敵數小字陽

章號陳野又常乘白馬披朱甲出入陣中求
周陽號陳野又常乘白馬披朱甲出入陣中求

奮消德威同章已過揮鐵槌擊之章墜馬擒
奮消德威同章已過揮鐵槌擊之章墜馬擒

李勣選將必等相其奇厖福艾者遣之或問
李勣選將必等相其奇厖福艾者遣之或問

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出本傳
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出本傳

曹武惠冀王彬凡降四國主皆賢
曹武惠冀王彬凡降四國主皆賢

登旌上將壇其後少子玘實生光獻
登旌上將壇其後少子玘實生光獻

輔佐仁宗母儀累朝子孫昌盛近世無比當
平江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出涑水紀聞

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出涑水紀聞
虜犯澶淵傳潛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乃

棄是時魏能守遂城者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
世所謂梁門二軍為銅梁門鐵遂城由二將

不平時人目二軍為銅梁門鐵遂城由二將
能守也出筆談

成鄴王穎以陸機參大將軍事假機後將軍
河北大都督穎起兵討長沙王又機督諸將

二鼓餘萬臨戎以牙旗折列軍朝歌至長沙
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出師未嘗有也長沙

王政奉天子與機戰于鹿苑機軍大敗宦人
孟政譖機有異志穎遂大怒機遇害於軍中

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豈可復為陸機之冤
機晝合大風折木平地豈可復為陸機之冤

也出本傳坐無空席
王渾平吳復鎮壽陽吳人新附渾虛懷綏納

坐無空席門下不停賓出本傳
蜀先主問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欲云何

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壯其志出
將十萬之眾至諱為大王吞之眾壯其志出

本傳虎癡虎侯
魏許褚從太祖討馬超其後太祖與超單馬

會語惟褚從太祖欲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
是乃問太祖曰超不公有虎侯者安在太褚顧諸
褚瞋目曰超不公有虎侯者安在太褚顧諸
虎而癡號曰癡虎是以超問虎侯也出職官
分紀而癡號曰癡虎是以超問虎侯也出職官

詔出大驚
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劉關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劉關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劉關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劉關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劉關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劉關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劉關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劉關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劉關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劉關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劉關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劉關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劉關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劉關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劉關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劉關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劉關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劉關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劉關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劉關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劉關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劉關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劉關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

使高崇文可以成功充節度使討闢時宿將
甚衆人自謂當選及詔出大驚卯時宣命辰
時出師入戰皆捷出無遺傳

曹彬征金陵垂石所愈唯諸公共誓以克城
曰不妄殺一人則自堵曹翰克江州忿其父

誓及不妄殺城中皆堵曹翰克江州忿其父
不日及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不絕翰之子

孫有乞丐者出凍水記聞

種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故寬州興廢
墾地百五十尺至石工徒洪手君曰爾其屑

歡呼復一畚償爾百金過石數重泉果沛發人

種世衡遺侍姬青澗胡酉蘇慕恩最彊嘗夜與慕

恩飲出侍姬佐酒世衡起入潛窺之慕恩潛
與侍姬戲世衡出掩之慕恩慚謝世衡笑曰

君欲之耶即遺之由是得其死力出紀聞

狄青與智高遇於歸仁鋪青登高執五色旗
麾騎馬爲左右翼斷蠻軍爲三槍立如束蠶

軍大敗出紀聞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
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從軍三夜

疾暫起如大父飲徹曉少夜二鼓時青忽稱
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勞坐客至曉各

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
崙矣

黑王相公貌類藝祖

王武恭公德用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閭
巷遠夷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王相公北虜常

王武恭公德用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閭
巷遠夷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王相公北虜常

呼其名以驚下兒蘇紳孔道輔等言其宅枕
乾岡貌類藝祖父母所生燕談

北齊高昂字敖曹其父以其昂藏故名而字
之為高歡將馬稍絕世左右無不藏一當百時
人比之項籍出北史

詩

將軍少年出武威入掌銀臺護紫微平明拂
劍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歸愛子臨風吹玉
笛美人嬌面舞羅衣出李白
馬歸香風吹入亂花飛銀鞍紫轡照雲月左
顧右眇生光輝出同
江上旌旗拂紫煙出萬里橫戈探虎穴三盃拔
劍舞龍泉出同
光寒雪繞腰秣馬暖思秦地草弦弓勁憶鷹
門鵬出王操夜雲知御苑馬隨天仗識天香
淮海歸去扁舟月六國紫綬照青春指出李
事河內地宜借寇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
全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延須汲黯中
原將帥憶廉頗出同
四溟隨劍息波壽手扶北極鴻圖末處有長
天聖日高未會漢家青史極上韓彭何處降
勞出壯光庭玉書朝憂國鬢如絲龍馬精神
海鶴姿上天庭四書傳詔夜陣前金印受降
出李郢上裴度才子却嫌天上一桂世危不
作陣前功廉頗解武文無說謝眺文世危不
通雙美盡輸張太守死南章句六鈞弓武不
荀鶴家散萬金酬死士身留一劍鈞弓武不
魚陽老將皆回席立國書生半在門出劉星
坐通霄狼獵暗冷金鈴繫鵲羽毛寒皂貂擁
玉匣銷龍鱗甲冷金鈴繫鵲羽毛寒皂貂擁

出花當背白馬騎來月合在鞍出施肩吾
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關伴月分守效
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鎗猶出
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守城諒不移
報城子欲計甲欲何施日出張巡守城不
厭城欲摧鋒連夜過短刀穿虜軍濺血胡
騎入中急鋒下愁悶雅欲卧今朝從公獵
稍覺天宇大輟一雙箇出東坡發手先唾
雪毛狐腰間餘一箇出東坡發手先唾射殺
襯甲紅線勒巾光遠脅禿襟小油鴉衫衫大
刀長劍龍蛇插兩軍鼓噪屋瓦動紅塵白
紛相憂將軍恩重此身輕端弄生殺叫呼
書生只肯坐惟幄談笑毫端試問黃河一
鼓催上竿猛士應憐小兒大艦日高眠一
渡掠面驚沙寒霎霎何如大艦日高眠一
青風過茗雲出東坡賊先擒弓當說彊屏箭當
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弓當說彊屏箭當

豈在街被堅執將軍昔着從事衫鐵馬馳突
重兩街被堅執將軍昔着從事衫鐵馬馳突
君門羽林萬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華岳
家列霜戟一萬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華岳
蠡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神骨聳精爽華岳
峯尖見秋隼星躔寶梭金盤隨夜騎超
天河擣檜焚惑不取動翠髮雲梢相蕩摩吾
為子起歌都護酒闌插劍肝膽露鈞陳蒼蒼
映玄武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
出杜魏將軍歌秋都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
元知姓名身如快鵲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
輕出花卿歌如快鵲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

儒將

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
侍衛不過十人也出本傳
雅歌投壺

祭遵為將軍與諸生雅歌投壺選將皆用儒士

杜預為征南將軍身不跨馬射不穿札有左傳癖出本傳

羊祜都督荊州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有欲進詭譎之策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出本傳

柳公綽為荊州韓退之與書云獨閣下能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用儒雅文字膏句之叢率先天下武夫固其口而奪之氣出韓集

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為西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懼遂稱臣出名臣傳

范仲淹領延安兵選將日夕訓練又請戒者將養兵蓄銳母得輕動夏人聞之相戒曰

母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為雍也出同上

老子大范為雍也出同上

師旅

藝祖初得周兵十六萬又得蜀兵十萬太宗繼之才十餘萬又曾子固集太祖時舉中

雍熙之間天下兵僅三十萬咸平景德以來兵倍之寶元慶曆之間緣邊所屯至七八十

萬天遂以百萬為額出蘇子由書

皇祐二年詔陝西揀軍及保捷軍年五十以

上若不及格者皆免為民紛然一旦失衣糧歸鄉
可知不宜戒兵又云停卒一且失衣糧歸鄉
里必聚為盜公邊諸將爭之尤不疑是時公
執政龐公為樞密使固執行之不疑是時公
西所免凡三萬五千八百貫養一保捷是歲
曰陝西計一歲費七百人皆歡呼反其家傳求
二紀四十五萬貫陝西之民由是稍蘇出凍
水紀聞

後唐趙延慶為樞密使明宗問馬數幾何對
曰騎三萬五千七百匹而宗與梁戰河上馬
年太祖有馬數不過七千宗與梁戰河上馬
萬匹今有五代史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
老矣出今有五代史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
張儀曰秦帶甲百萬餘車千乘騎萬匹虎賁
之士良戎兵之眾探前跌後蹄履三尋騰者
馬之良戎兵之眾探前跌後蹄履三尋騰者

不可勝數山東之士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
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
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於怯夫烏獲之與
嬰兒垂千鈞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出史記
曹翰從征幽州部分攻城忽得一蟹曰水物
班師乎出玉壺清話多有救蟹者解也其將
熙寧北虜將入寇亟遣中貴取西河民車以
括為記注自宰相以下言不便者俱不省時
多馬故勝乎括曰未可知當之括曰用上顧曰卿知籍
於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霸中國李靖
用偏箱鹿角車以擒頡利臣但未知一事古
今之所謂輕輜車者重兵車也互御折旋利於不能

今之所謂輕輜車者重兵車也互御折旋利於不能
於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霸中國李靖
用偏箱鹿角車以擒頡利臣但未知一事古
多馬故勝乎括曰未可知當之括曰用上顧曰卿知籍
括為記注自宰相以下言不便者俱不省時
熙寧北虜將入寇亟遣中貴取西河民車以
班師乎出玉壺清話多有救蟹者解也其將
曹翰從征幽州部分攻城忽得一蟹曰水物
班師乎出玉壺清話多有救蟹者解也其將
曹翰從征幽州部分攻城忽得一蟹曰水物

行三十里少雨雪則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或可施於無事之日恐兵間不可用上喜曰無人如此說遂罷出邵武後錄

韓魏公嘗議養兵事慨然曰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昔者百姓成邊父子有生離死別之苦漢書調兵於民杜甫石壕吏其弊乃至此後世既文拾強悍者養之為兵良民雖稅斂重而終身保骨肉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哉出別錄

熙寧中賜契丹金繒召二府觀焉衆謂天子修貢為辱而陸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張文正公方平獨曰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入公皆莫知也公曰宋與契丹戰纔一勝耳陛下視和共戰孰便上善之出談叢

兵說

孫子曰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出孫子

用兵之說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是故小敵之敵則戰之少則逃之若則避之是故小敵之敵堅大以之推也出同上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鷲鳥之疾至於斃折者節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彘弩節如發機出同上

系子曰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勿遏勿迫

用兵之法，伴比勿從，銳卒勿迫，途餽兵勿食，歸師勿過，圍師勿缺，窮寇勿追。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出同土。

敵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彊而進，驅利而不也。敵而立者，飢也；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也。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

善則用兵，者不呼，傲則戒苟聚，不妄行，則羣卒困。強則銳士，挫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

堅者瑕，其瑕者出管子。暗合孫吳。

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

山濤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合出濤傳。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暗與之，合出濤傳。

唐太宗命李靖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君集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足以示臣帝責靖曰：方

中且無事，臣之所欲，反耳。出君集傳。盡臣術，貪蛇忘尾，反耳。出君集傳。

端拱中，虜卒萬餘騎襲威虜軍糧道，李繼倫

領步騎千人，巡徼忽當虜鋒，虜茂視不顧。繼倫

倫曰：貪蛇勇行，必忘其後。至唐河天未明，舉兵

其夕，懷短兵，嘿逐其後。至唐河天未明，舉兵。壺清話：拉枯朽，胡人曰：黑大王不可當。出玉

南史柳元景隨宋孝武入討，至新亭據險，令

一軍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各術枚疾戰

千里饋糧宿飽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出

韓信傳 義兵應兵忿兵貪兵驕兵

魏相曰救亂除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
於己不巳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
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破恃國
人土地貨實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
之大矜此人五者非但見於敵者謂之驕者滅
此五者非但見於敵者謂之驕者滅此五者非但

奇謀

自外水取成都

事見成都門外水取成都

曹公征張繡一擊勝兵退繡自追之賈詡曰

不可追也必追繡謝曰不用公言至此還繡曰促

更追之必追繡謝曰不用公言至此還繡曰促

奈何復追以勝還問詡曰相變亟往必利繡信而

公言必其敗以而皆驗詡曰此易知耳必克悉如

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其後追兵

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

諸將斷後諸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

戰必勝也繡乃服出詡傳勿願少淹

張彥澤與契丹戰陽城為契丹所圍而軍中
無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頃風揚塵奮
擊甚銳軍中大懼彥澤問諸將曰今若待風
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偏將藥
元福獨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待風
回吾屬為虜矣且逆風而戰敵入謂我不能

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即拔拒馬力戰契丹去
此二十餘里至衛村又夫敗之契丹遁去
五代史

然馬尾灰車破賊并卯
後漢楊璇為零陵太守有滑賊攻郡縣
馬車數十乘囊乘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
尾又為兵車專鼓弓弩馬居前順風鼓灰
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尾馬驚奔
陣弓弩亂發羣盜駭奔追斬無數出本傳

盧光稠據虔州遣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
而輕道譚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
播為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州出五代之全
周章孝寬戰射觀者迥戰于鄴失利鄴中士民
觀戰者數萬人觀者皆走騰藉聲如雷忻乃破

呼曰賊敗矣軍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大
敗出通鑑

夷狄

金虜

金國其先本新羅人姓頑顏奔女真有楊哥
大服屬於契丹割大師世居子女真之比同江水
相嘗朝於契丹嘗遣使求海東青者鷹
雀之屬最馴者也使其者誅求不已汗季其國
女真不能忍遂反以其地產金故號金國有
眾五百騎凡三四戰皆勝然不知兵器契丹
大怒盡發精兵二十萬討之將余都姑為
前鋒余都姑者國戚也會國有密謀竅立事
敗連及都姑都姑懼誅遂以眾降金人金人
得余都姑既平契丹遂南侵宣和犯京師盟於

城下而退靖康初又至紹興初又至遂天
下今六世矣第一世阿骨打名旻年號天
破京師固確死太子立年號天眷為第
先名是楊哥大子而好殺遂弒天眷而
子名宗宣勇而好殺遂弒天眷而自立
天德為第四世宗宣立年其子亮殺其
立年號正隆紹興末遂犯盟舉兵至泗
人立其下大將木毒大懷忠弒之於甘
用其下大將木毒大懷忠弒之於甘露
隋長孫晟曰臣夜望磧北有赤氣長百
如雨下垂按兵書名洒血欲滅匈奴願
日出本傳

勞師其降不為臣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
為寇不能也為臣不得也惠及中國以綏
方守其國也故曰修障塞所以設險也
子起長城燕秦亦築長城後魏築長城
一曰秦不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
故曰秦不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
審魯元不謂能止趙王以宗女嫁匈奴
叛非也且謂不惑哉方更靡耗而冀其
祖爭疆豈不謂不惑哉方更靡耗而冀其
故嚴尤以為下策然而漢昭宣匈奴遠
猶襲奉春之過舉傾府藏給西北歲二
十萬皇室淑女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
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天子之尊與
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
約為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御子男
從其汗俗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

臣莫之耻也誠能移其財以養戍卒則民富

移其爵以餌守臣則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

無上策為不能臣妾之也誠能之而不謂古

秦無策謂攘狄而亡國也秦亡能之非攘狄漢得

下策謂伐胡而人病無策也故曰嚴尤漢得

未詳班固謂其來接以禮遜何者禮遜以交

君子非所以接夷狄也譬之蟲豸禮遜何禮

遜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出突厥傳禮

張說為相帝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帝曰待

王君奐計之說不出謂乾源耀曰君奐好兵以

奔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奐破吐蕃於青

海說策其且敗因上嵩州闔羊於帝以申諷

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日闔而羊解立有死者

州所賴守君奐死出本傳

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濱大海多洲

島飄風一曰踔數千里漫不見蹤跡控御失

所以險阻機毒矢將吏撞搪呼號以拍和應

蜂屯蟻雜不可漏不究切之長養兒故常薄

其征入有遺漏不究切之長養兒故常薄

多故

酈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雄溪楠溪西溪
漁溪辰溪蠻夷所居皆盤瓠之子孫也今
作熊構作郎濞作武皆在辰州界也出杜詩

注

杜詩旄頭
旄頭紫微無復相豆事金甲相排蕩

青衫一樵悴注旌頭古星也慧紫微言胡星
犯帝座

日月還相闕君臣屢合圍大角隱兵氣鈞陳
出帝畿煙塵昏御道蒼舊把天衣出杜詩

太平

東風入律
天漢中月氏國來獻使者曰國占東風入律
白旬不休息中國有好道之君故來貢

太平之應也一曰非雲非煙五色紛緼謂之
慶雲出係氏瑞應圖

周公相獻白雉
越常氏重九譯而獻白雉譯曰
吾受命國之黃考日久矣天之無烈風迅雷
也意中國有聖人盍往朝之出漢書

周公之時天下之人皆已舉用奸邪讒佞
休徵備坐

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
荒服之外者皆已實貢天災時變昆虫草木

之妖皆已消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
治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淳厚動植之物風

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
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出韓退之書

不知何國改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
淨洗甲兵

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田家望望惜雨
乾布谷處處催春種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

甲兵長不用出杜詩
洗乾坤

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出同上

國賦

唐制凡租庸調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施二丈布加王之一隨鄉所出歲輸麻三斤非蠶鄉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三兩之謂之庸出食貨志

唐租庸調法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德宗時宰相楊炎遂作兩稅法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賈稅三田之數為定夏輸無過六月視大曆十過十墾田之數為定夏輸無過六月視大曆十萬斛以供外錢斂錢二千五百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出食貨志

唐天寶長慶間兵九十九萬率三戶奉一兵宣宗復河皇天下兩稅推酒推鹽歲入九百

二十二萬緡常費少二百餘萬出同上

皇祐治平中歲入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郊費一千二百萬治平郊費一千三十萬出曾子固集

唐韋處厚撰太和國計簿王彥威撰古額供軍圖李吉甫首創是法摠天下方鎮戶二萬四寶三四萬比一天寶四分減三兵八十三萬比天寶三分增一天寶四分減三兵八十三萬國計簿是韋處厚王彥威而為之

丁謂景德中權三司使撰景德會計錄五卷以上後蘇轍亦做其法為皇祐會計錄紹興各曰紹興臣亦有是議請自元年上四年為率

唐東南之米歲運不過二百萬石國朝乃六

百萬石唐錫銀之冶凡六所而五在江浙
歲入十數萬緡國朝則百餘萬緡矣唐之鹽
利劉晏增六百萬緡本朝乃二千萬緡矣唐
正元中茶利四十萬緡至國朝乃一萬緡二十
五萬緡矣

大中祥符二年召近臣觀書龍圖閣上閱元
和國計圖三司丁謂曰唐自江淮歲運米四
千府至長安今江淮歲運米五百餘萬即知
今府庫充實倉廩盈衍上曰誠賴天地宗廟
紀而國儲多備亦自計臣也謂再拜出職官分

程文簡公琳為三司使議旨患民稅多目如
鹽曲錢之類各件頗碎慶曆中除其各併
合為一文簡以謂沒其舊名一民時之便也
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亦善慮事
也

天禧三年李士衡為三司使罷陝西市木募
民送木京師如入粟法如舊鹽及米綱任民
私市以足數民大便真宗以寬財論賜之仁
宗即位士衡求罷上與太后垂簾論曰先帝
常稱卿知錢穀利害以比劉晏宜安其位出
同上

紹興費

宣和間國家全盛每月支費以紹興初為率
興三年每月支一千三百二十餘萬見張孝祥論
一歲通支實云紹興初劉光上軍給錢每
又中興事實云紹興初劉光上軍給錢每
月十萬緡米三萬斛又范正興見管兵除
激賞用外每月支用錢二十萬餘貫

田畝

通率為十一
司馬法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是九夫為井

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謂九夫而稅之內與公助一夫周制有貢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也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二夫是為十中稅一也冬官匠人注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貢者曰治其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曰治其國用殷之助法穀助者借民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助則九而助一貢則十而貢一通率為十一也則非什中一乃云使自賦是十一通之中使自賦之出詩疏

同養公田

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事畢然後敢治私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事班固云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夫八家共之各受十畝為廬舍其言取孟子而失其本旨由是何休范甯趙岐宋均咸以為然夫言中為公是

田則中央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復云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事何得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分十畝也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為廬舍則別二畝亦入私矣在得為八家皆私百畝也出同上

初稅畝用田賦作丘甲

周之衛法以私助公而上下兩足及其弊也魯哀公履制而稅之民倍其出而上亦不足春秋於其田各為一賦季孫欲之國老無如之何矣春秋於是書曰及其弊也丘出陳了翁錄高允仕元魏魏太武問萬幾何先允因曰臣

少也賤所
則為田三頃

則為田三頃七畝方百里為田三萬七千方

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

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萬斛况天下

之廣乎出高允傳

景德戶二萬七千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

一十萬頃

子固文百九十九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出曾

張孝祥論禹別九州地以頃計者凡二千四

萬八千有奇而其不墾者由千五百萬二千

頃也周莊王之世自天子公侯以至庶民凡

千一也百八十四萬而受田者九百萬四千

居其數計之耕作之人居其中而坐食之人

杜佑以為周制百步為畝畝給一夫商鞅

佐素以給一夫又以為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

人夥誘三晉之人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

使秦人應以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敵故兵彊國

富出人突厥傳人為農五十年習敵故兵彊國

禮記王制云古者以周尺為步今以周

尺六尺三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二百四十

六畝三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二百四十

十步四尺二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二百四十

實按禮記王制周尺以十分寸為尺蓋六國時變

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十六

四步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

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二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漢唯上林三官鑄錢其年取諸關中唐武德
初置監于幽并益桂四州國朝十有六監曰
雍曰絳曰鄂曰饒曰池皆因唐舊唐極盛時
歲鑄錢以鉅萬計者僅能三之而贏國章天
聖中已二倍其數熙寧以後則二十倍矣中
興而來所存者七監饒之永平池之未豐江
之廣寧韶之永通建之豐國嚴之神泉續之
鑄錢院初鄂有寶泉監崇寧元年廢而置於
寧紹興二年江池為兵衝以末興寓於饒廣
記

劉晏積之江淮
增矣出食晏志
歲鑄錢十萬餘緡自是錢日

國初立五監之銅以謹上供歲壽錢百五十
萬緡又立三監之鐵以二蜀歲壽錢二十
七萬緡銅錢不入鐵錢界鐵錢不入銅錢界

張乖崖在蜀以鐵緡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
緡以三年一界換之雖智者不可改也出湘

推茶

唐正觀初趙贊興茶稅而張滂繼之長慶初
王播又觀增其數大中裴休立十二條之利出
南豐錄

淳化二年貼射法商賈就園戶買茶公私官場貼
射始行貼射法淳化四年行交引罷貼射法

天聖元年官場但得黃晚惡茶乃詔孫奭重議罷
貼射法只用見法

大射法只用法

咸平五年三分法使王嗣宗始立三分法以十

分茶價四分給香藥三分犀象一分茶引

景德中許人入中錢帛金銀謂之三說乾興元年改三分法支茶引三分東南見錢二分

半香藥四分半歲入一百九萬餘貫

國三朝六萬餘斤除官本雜費錢外歲入淨錢取

十三年最中數計一百九萬四千餘貫

唐德宗納贊議稅天下茶十萬一以為常

平本錢後罷之貞元八年張滂奏出茶州縣

以三等定估十稅其自是歲得錢四十萬

緡穆宗即位王播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

五論死郡初裴休著修私鬻法三犯皆三增

斤論死郡初裴休著修私鬻法三犯皆三增

出食貨志入床主人歲筭數十萬用

摧酷

起於桑洪羊而詳於王莽之魯正

罷於魏走於陳又罷於隋之開皇復於唐之

乾元則置肆酷之法廣德一切禁之穆宗行於正

元則置肆酷之法廣德一切禁之穆宗行於正

其藥不征其市閩蜀之地取其稅不禁其私

唐初無酒禁肅宗以食方屈禁京城酷酒廣

貞元二年置肆酒斛收錢三千私釀者論其罪

推醋錢百五十六萬緡出食貨志

宣和元年淮南推鹽歲一千四五萬貫兩浙

歲入七八萬貫兩路每歲通入不下二千四

五百萬餘貫解州不與焉出張孝祥論

劉晏十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於上

鹽法輕重之宜歲得錢百餘萬貫至太曆末

六百餘萬貫天下之利鹽居半矣出唐食貨

志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范文正公以為不可

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爾於商賈

未甚為害也今國用未減既不取之於山澤

及商賈取之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

賈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

非所當先也議遂寢出聖談

罷河北推鹽

河朔地鹹民刮鹹煎鹽不買而足周世宗嘗

推海鹽共得三十萬緡民多犯法苦之藝

祖征河東還父老進狀乞隨兩稅納錢三十

萬緡而罷推法老藝祖許焉令兩稅外食鹽

錢是已及仁宗朝王安石道繼之具本末以

復議推法未定張方平安道繼之具本末以

奏不宜復推仁宗驚曰朕不知也卿為朕

撰數句語朕將批出使河朔人知此意時賈

魏公守北都聖語至此深德賈公出龍川老

瘦未亭上魏人以此深德賈公出龍川老

錦繡花谷卷之十五終

錦繡萬花谷卷之十六

父子

侍寢問安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武
王亦一飯文王再飯武王亦再飯文王為世
子朝于王季曰三雞初鳴而至寢門問內豎
曰安否何如豎曰安文王喜及日中又至亦
如之及暮又至其有不安內豎以告文王文
王色憂

南山橋梓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三筮之三子乃問
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
有木名梓何不往觀之二子往見橋木高而
仰梓未實而俯還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
也梓者子道也出尚書大傳
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魯公伯禽也出公羊傳

曾子耘瓜

曾子令曾子耘瓜誤傷其板曾怒擊其首

來勿內也昔瞽瞍有子曰舜瞽瞍使之未嘗

不往欲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逃

不陷父於不義也出家語

晉王述字懷祖子坦之字文度為桓温長史

温欲為子求婚於述坦之還家省父而述愛

坦之雖長大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

怒遂排下曰汝竟癡耶出述傳

老萊子事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孩自娛着五

色綵衣取漿上堂跌仆因卧地為小兒啼出

列女傳

陳太丘有子元方季方有客詣太丘談鋒甚

敵太丘令二子炊飯延客二子委辦竊聽客

語飯落釜成糜而進客去太丘責之

其故且誦客語無遺太丘曰但糜自可何必

飯出高芸小說

東哲補亡詩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循彼

南陔言採其蘭眷寔庭闈心不遑安出選

謝莊生五子颺腦顯崧淪世謂莊名子以風

月景山水出南史

王羲之有子七人其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

之徽之操之獻之孟郊詩曰羲之生五子羲

之又有之

唐楊惟直名四子發假收嚴發以春為義假以夏為義收以秋為義嚴以冬為義收大拜發至丞郎出本傳

南史任昉有子並無術業南史任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客北叟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西華冬月着葛被練裙出本傳

王渾子戎阿戎戎幼爽阮籍謂渾曰戎清爽非鄉綸也與卿言不如與阿戎談出晉書

吳紀亮為尚書令子隲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坐

石季龍少時數彈人石勒白母欲殺之母曰決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勒乃止出晉書載記

漢陳萬年睡不聽父言咸戒床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觸屏風萬年病召咸曰乃公教汝汝反不聽吾言何也咸曰且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出咸傳

漢陸賈有五男賣橐中金分其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侍者十餘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人馬酒食十日而更所死孔之家得劍出賈傳

韋康元將弟誕仲將孔融與其父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私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出後漢

梁武帝第二子骨滲血豫章王初母吳淑媛在

齊東昏侯宮及幸武帝七月而出生綜宮中多

疑之及綜年十四常夢一少年肥壯自挈其

首對綜非一問母母問夢中形狀類東昏因

密報之夕泄綜遂於別室禱齊廟然猶無以

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歷死者骨滲既驗在

子綜私發東昏墓出其骨歷血試之既瘞發其骨又試

之州南史又職官分紀殺之既瘞發其骨又試

唐王少玄父死兵遺腹生十歲問父所在母

以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玄鏡膚閱旬而獲

子血漬而滲者父時也少玄鏡膚閱旬而獲

出本傳好消息惡消息郎母盧氏戒之曰吾

唐崔玄暉為軍校負外郎母聞有人來云貧乏

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吾重此言汝貨充足衣馬

輕肥此是惡消息吾重此言汝貨充足衣馬

若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特加修潔勿累

吾此意也出職官分紀履地特加修潔勿累

孔文舉有二子大十歲小五歲晝日父眠小

者床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小者

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辭作殷淑妃誄帝大

嗟賞謝莊曰超作殊有鳳毛

覓句知新律攤書解蒲床試吟青玉案莫羨

紫羅囊出老杜示玄武

盧仝生子名曰添丁欲為國持役也出本傳

唐狄仁傑授并州司法參軍親在河陽仁傑

登太山反願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

其下願望久之雲移乃去出本傳

唐賈會 關中曾子 號一龍親死負土成墳 廬其左手 蔣松栢時號關中曾子出本傳

錢穆父生九子東坡以九子母丈夫目之出本傳

王荆公及子雋同修經義經成加荆公左僕

射雉龍圖閣直學士同日受命元絳賀詩曰

筆錄 陳前輿服同桓傳拜後金珠有魯公出東軒

陳省華蜀人三子堯叟堯旻堯休堯咨皆進士及

第俱康寧堯叟知樞密院次子直史館少子

氏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出灑水燕談

學生列侍常也士大夫以為祭出灑水燕談

本朝王溥拜相年三十一立客不妄求去祚曰

使每見客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妄求去祚曰

學生勞賢者起避耶庭廬陵歸田錄

王晉公祐太祖朝為知制誥使魏州太祖曰

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王溥為相也使還帝曰

怒安置華州七年不召初祐笑曰某時親朋送

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祐手植然

天下謂之三槐王氏出邵氏錄

韓忠獻公億教子嚴肅知亳州第二子舍人

自京西倅謁告省觀康公與右相及姪宗彥

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

諸子坐於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

訓托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

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

高九卷 五

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焉曰汝食朝廷
爵祿俸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
案尚不能記則細務可知必欲捷之衆賓力
解方已諸子股栗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
子孫也出蘇氏談訓

第五代末竇禹鈞有子五人儀儼侃僖俱及

第號五龍馮道贈之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

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出李氏談

錄

閩人呼子郎罷因音蹇謂父為郎罷頌

况有詩述之青箱雜記故山谷有詩送秦少

游章從東坡學云班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

道也黃集但得新年勝舊年即如常在郎罷

前出黃集賢愚繫於汝生男有詩曰我今行年

邵堯夫四十餘始娶生男有詩曰我今行年

四十五生男方始為人父教育勤誨誠在我

壽夭賢愚繫於汝我若壽年七十歲眼前見

汝二五我欲願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

否出聞見錄

國朝韓億忠獻公八子曰八龍網綜絳繹緯維

絳多為聞人絳續皆為宰相維為門下侍郎

以比荀氏八龍出黃詩註

唐介一日窮達莫不有命諸子曰吾備位政府

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與汝等哉培而荆棘

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

已出湘山錄鳴蟬賦

予起作賦草他兒一視而過獨小子集守之

不去此兒必能為吾此賦因以予之出歐集

裴字叔弼長頭峙玉

裴字叔弼長頭峙玉

裴字叔弼長頭峙玉

東坡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坡有詩辯才師為落
髮摩頂禿之數日能行坡有詩云我長
頭兒角頰時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背
師來為摩頂起走趨奔鹿

蘇子由己卯生波嘗號為卯君生子名虎兒
坡有詩云舊聞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兔生於

爬沙不肯行坐令青衫垂白鬚於菟駘蟾蜍
類渠指揮黃熊駕黑貍丹沙紫麝不用塗眼

咀爾百步走妖狐妖狐莫誇智有餘不勞搖牙

禹治水通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女曰欲

母子

見餉必方作鼓聲乃來禹排石誤中鼓塗山氏孕

注啓禹曰歸我子石破此方而啓生出武帝紀

伊尹母方孕行及化為枯桑其夫尋至水濱

見桑穴中有一兒乃收養之出尚書大傳

曾參出薪于野有容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願

留參方到即以左手搯右臂痛參即馳至

耳出論衡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吾臂呼汝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

樂後仕三釜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

孟軻母三徙既居孟子學而歸母問學所至

孟軻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曰子之廢學若

吾斷機孟子懼勤學不息遂成名儒

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於墓間為其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乃賈人街賣之事又曰此非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遜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子遂居焉出列女傳

孟子少時聞東方殺猪問母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母悔曰吾常教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而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隣猪肉以食之出韓詩外傳

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夜還則吾倚廬而望出戰國策

鄭穎考叔為禾谷封小人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

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出左傳

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為親百里負米親沒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累茵

而坐列鼎而食願負米百里豈可得乎木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逮枯魚街索幾

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悲哉出家語

美翟方進年十二失父為太守府小吏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授經母憐其

幼隨至長安織履以給方進後十餘年至宰相母尚在出本傳

循陔父子門見

後漢范式與張邵為友式曰後身還拜親邵白母為酒饌以待之至期式果到升堂拜母

後漢蔡順當王莽末大荒順拾椹以異器感

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白者自
食賊知其孝乃遺米肉放之

吳陸績年七歲謁見袁術登筵懷橘拜而墜
地術問其故曰將以遺母術甚奇之出吳志

滕曇恭年五歲母患熱病思食寒瓜土俗不
產曇恭歷訪而不得俄遇一桑門曰我有雙
瓜分一相遺舉室驚異出南史本傳

陳叔達為納言嘗賜食不得蒲萄不舉高祖問
之對曰臣母病渴嘗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
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出本傳

柳仲郢幼嗜學母嘗和熊膽丸使夜咀燕以
取子勤出唐本傳

陳遵每大飲輒閉門客雖有急終不得去常
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其方飲刺史大窘突入
見其母叩頭自白當對母乃令從後閤出去
出本傳

潘孟陽母劉晏女常問未坐有綠衣少年何
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覺全別必是
貴人後為相出南史

晉汝南王亮母伏太妃常有卜疾枝於洛水
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
帝登凌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

唐曹成王臯為刺史遭誣在治念其母大妃
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
出退之曹王碑

金日磾母死武帝詔圖其形於甘泉宮日磾
養馬苑中每牽馬過見遺像輒拜

識杜黃裳

識杜黃裳

南史蕭獻明母病風積年獻明晝夜祈禱時
寒溜後明下淚為之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
不溜後明其母遂安出孝義集

姜維天水人既歸蜀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
但有遠志不在當歸出本傳

丁蘭少喪父母不及養乃刻木為親形事之
若生隣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報

水人木蘭不悅不以借之叔醉罵木人杖
敲其頭歸奮殺張叔郡縣嘉其孝遂上之

魏王脩年七歲母社日死修每至社日悲慟
鄰里為之輟社母社日死修每至社日悲慟

樊固懷恩拔刀逐賊平史朝義舉河朔若拾遺護

軍大怒頓軍汾州遣子瑒攻雲京偏將焦暉
女斬瑒首獻闕下懷恩聞以告母且及我提

刀逐之曰吾為國殺此賊取其心以令軍中
懷恩走以其部曲三百走靈州詔鞏其母歸京

師贊曰其母拔刀逐賊烈婦人哉出本傳
毛義家貧養親張奉慕其名詣義會府檄至

以義為守今義親捧檄入喜動顏色奉心
及義母死舉賢良方正不就奉嘆曰往日之

喜為親也出本傳
曹公令路粹枉狀奏孔融與布衣衲衡放言

云父之有子當有復奚為譬寄物瓶中出則
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寄物瓶中出則

離矣出稱大人融傳

范滂以黨錮將死謂母曰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又前淮王憲王有外祖母張氏其舅張博兄弟名臣傳

陶侃母湛氏新塗人初侃父母聘為妾生侃於侃時大雪湛氏績資之徹所卧新薦自剉給其

唐張志寬嘗詣縣忽病稱母疾求急歸令問狀

晉韓伯數歲大寒母方為作襦令伯提熨斗

唐趙隱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陞堂慶

蔡順採薪於野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噬其

見笋門 泣竹生笋

漢雋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

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出本傳

嚴延年治河南酷刑號屠伯母數責延年天

地神明人行矣去汝東歸掃墓地耳遂歸後歲

刑戮也市東海莫不賢智其母延年兄弟五

人皆至大官母號萬石嚴嫗

宋廢帝子業性凶悖其母疾篤召之帝曰病

人多鬼那可往其母怒謂侍臣將刀來破我

腹那得生此寧馨兒出南史後傳

范逵嘗過陶侃家侃時無以待賓母謂侃曰

汝但留客吾自為計乃截髮為雙髻賣易酒

肴極豐從者亦過望達至京師稱述侃侃遂

知名出侃傳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犬大夫

人性嚴每不勝怒舉小節槌投之中足流血由

是析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

出記聞

剪髻

杜南詩送王冰冰是王佳之後云家貧無供

給客位但箕箒俄頃羞頗寂寥人散後入

恠鬚髮空吁嗟為之自陳剪髻髮市易充

沽酒上云天亂宜與英俊厚秦王時大坐

真氣驚戶牖及乎止觀初尚書踐台斗此稱

珪母之賢出西青詩話

陳康叔善射號小由基及守荆南回其母馮

夫人問汝典郡有何異政堯咨云每以弓矢

行仁化而專務一夫之勇豈汝父之志耶杖

之碎其金魚出燕談

朱壽昌刺血寫經求之五十

年後得之蜀中東坡賀之以詩云嗟君七歲

知念母隣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

喜極無言淚如雨烹龍為炙玉為酒鶴髮初

生千萬壽金花詔書鑄作囊白藤肩輿簾屐

繡感君離合傷我心比事今無古未聞長陵

謁來見大姊仲孺豈意逢將軍開皇苦挑空

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太守誰復譏頴

公封人羞自薦出坡集

真宗朝有士人其母死乃號慟抱母屍而死

其妻見夫死乃抱夫屍而哭亦就死曰此家

人子死於孝婦死於義也

官誥院敕郡夫人使金花羅紙七張錦縹袋

賜以湯沐邑乃奉親之榮也出春明退朝錄

兄弟

睿宗五子花萼相輝樓
玄宗為季子製大衾長枕與諸王

共之後於宮南造花萼相輝之樓時時登之

必召諸王登樓賦詩世謂天子友悌無比有

鵲鳴千數集麟德殿柱帝嘗賜憲等書曰魏

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

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

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言寧如兄弟

天生羽翼乎東思王才足以經國家絕其朝

謁卒以憂死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九
效耶出明皇傳

李義山與兄弟俱以文章自名同為一集號

花萼集

穆贊兄弟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信然

有格為酪質美而多文為酥員為醍醐賞為

乳腐出本傳
棠棣碑
賈敦頤為洛州司馬洛人為刻碑市傍弟敦

會編第...

實又為長史人後為立碑其側號棠棣碑出本傳

唐張越石楚金同舉有以兄弟不可兩收欲

俱退李勣嘆曰貢舉本求才行何妨雙與出

乾牋子聯珠集寶羣與兄常牟弟庠鞏兄弟五人皆為郎工

詞章義取五星然故為聯珠集行於世出本

傳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諺曰馬氏五

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毫故云出蜀志

後漢荀爽兄弟八人時號為八龍

唐崔琪兄弟八人皆有才世以擬荀氏八龍

株樹三珠樹唐王勃與兄勳勳皆着才名故杜易簡稱三

株樹紫荊花京兆田真兄弟三人欲分庭荆紫花破而為

三復合明旦枯死真曰是人不知木也兄弟相感

三荆同根亦花陸幾詩曰三荆歡同株又古詩

諸葛瑾仕蜀龍吳虎諸葛亮仕蜀從弟誕仕魏後以

兵反見誅世人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出

世說漢陳元方難兄難弟子長父即陳羣也與季方子孝先

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決咨於陳太丘太丘

曰元方難其兄季方難其弟出世說晉王珉難兄小字僧彌少有才藝名出珣右語曰

法護非不嘉僧彌難為兄法護珣小字出晉本傳

王微之與獻之俱病術人曰應終而省生人

樂代則死者可生微之曰吾才不如弟請代

術人曰君今與弟筭俱盡何可代獻之亦微

之奔喪直取一獻之琴鼓之久而不調曰子敬

人琴俱亡固一勳而卒

漢杜周為廷史父任事例三公兩子夾河為

郡守出本傳

漢馮野王與弟立相代為太守民歌之曰大

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出馮立傳

王子敬獻少言佳客微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

多言俗事獻之與弟寒温而巳既而客問王氏兄

弟優劣安曰少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

辭寡以其少言故之出本傳

後漢賈彪字偉節陳慨兄弟三人並有高名

而彪最優故天下稱之曰賈氏三虎偉節最

優出本傳

晉陸雲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

及機而持論過之號二陸幼時吳尚書閱鴻

賢良出本傳

晉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竭末封謂謝韶胡

謂謝郎竭謝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胡

川皆早卒惟玄以功名終

發假嚴 見前父門子

五

太祖姊將北征自京師歸民間謫言當立點
檢為天子太祖聞而懼之密以告家人太祖
姊魏國長公主方在厨引麪杖逐太祖曰大
丈夫臨大事可否當決育懷乃來怖婦女太
祖點然出出東水記聞

孔子聞婦人哭聲謂類淵曰此非獨哀又有
離別之聲何以知之曰昔恒山有鳥生四子
羽翼既成將分飛聲類於此問果然父死賣
子以葬出六帖

陳業兄割臂流血洒骨上而後別也
別業乃割臂流血洒骨上而後別也

魯直甥洪芻駒父洪朋龜父洪炎玉父洪羽
鴻父四人俱有名潘邠老作洪氏倦設軒云
封胡竭末謝龜駒玉鴻洪千載望四謝四洪

天壤同連壁分鼎
東坡子由孔文仲經甫武仲常甫平仲毅甫
俱以才名播天下魯直有詩云二蘇上連壁

三孔分立鼎天下墜斯文俱來集臺省
張伯借仲借兄弟形貌相類仲飾好否伯借不

顏仲借妻慚久之伯借復過仲借妻復呼之
始向誤認伯借是卿伯借又顧仲借妻慚

世謂友弟謂友于皆來浮喋血友于杜甫詩云
山鳥山花皆友于皆來浮喋血友于杜甫詩云

談爭死
後漢時趙孝宗弟孝禮被賊捉去欲殺而食

之孝宗聞之走見賊曰孝禮不如孝宗肥願

代弟死賊相謂曰此義士也遂並放之出孝義傳

子孫叔姪

張安世子霜氏衰張氏興子禹俱為中朗將隨度
遼將軍范明友繫鳥桓還竭大將軍光光問
戰鬪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手畫地成圖
無所忘失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
中是賞千秋而以禹為不能才漢曰霍氏衰張
氏興矣出一本傳

第五倫或問倫曰有私乎余兄弟嘗病一夜
乃十起退而安寢余子有兄病雖不肖視而
通夕不寐出本傳

陳太丘詣荀淑元方御車季方驂乘羣幼抱
於車中荀淑使慈明應門行酒文若小坐於

滕餘六龍下食太史奏德星聚五百里內必
有賢人集

晉阮咸與叔阮籍為竹林之遊諸阮居道北
籍咸居道南南阮富北阮貧

謝玄嘗佩紫羅囊香囊叔安惡之而不欲傷其
意因戲賭博得乃焚之出本傳

桓溫弟冲小字買得郎初溫兄弟並少家貧
母患需羊以解溫乃以冲為質羊主言不欲
為質幸為養買得郎出本傳

晉宋時江右謂王謝子弟為烏衣諸郎出坡
詩粧

退之云余在京師不能自存拜北平王於馬
前王憐之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

碧梧鸞鵠瑤環瑜珥

遇我厚姆袍幼子立側肌肉玉雪可憐當是
碧梧鸞鵠停時幼子始好靜秀瑤環瑜珥蘭
茁其芽北平王馬燧也少傳燧子暢也幼子
即少監也燧之孫少監也出纂話

芝蘭玉樹

謝玄謝朗為謝安所器因戒約子姪曰子弟
何預人譬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階庭出

本傳

未嘗教子孫學問

王敬弘歲中見兒孫不過一再見見輒刻曰
未嘗教子孫學問多隨所欲或問之答曰丹
朱不應之教密越不聞被箠出南史

阿買

韓退之詩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
之寫亦足張吾軍或問黃魯直阿買是退之
何人魯直曰退之姪必有據也出坡注

仲容賢

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仲容乃阮咸字籍
之姪也出杜詩

世謂兄弟為有子謂子孫貽厥者歇後語也
退詩之貽厥無基址詩云貽厥孫謀出詩話

鳩車竹馬

小兒五歲曰鳩車之戲七歲曰竹馬之戲出
博物志

薦姪宰相

呂蒙正居洛真宗杞汾陰過洛幸蒙正宅
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臣諸子皆犬不
足用有姪夷簡任隸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
其語遂至大用文靖公也出邵氏聞見錄

璫璜經緯

翰林學彭乘不分子弟范宗翰上咨責之曰
王絳穎維才皆經緯非蔭而得由學而然謂王
氏皆以玉名韓氏皆以絳名天下之衣冠子

弟取高科者唯王韓為盛出名臣傳

梁羅

蘇子由子遲適遠子瞻有詩云獨携三子出
古剎訪禪師高談付梁羅詩律對阿虎梁羅
遲字小阿虎兒小字也出坡集

碗碗頭玉

東坡賀子由生孫云朋來四男子大壯泰臨
復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舉家傳吉夢殊
相驚凡曰爛開眼電碗碗時頭王注李賀詩
頭玉碗碗眉刷翠杜郎生得真男子

灌球擊甕

文潞公少時與郡兒擊球球入樹穴中不能
取以水灌得球出司馬显公幼舉羣兒戲一
兒隨在水甕中羣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
其甕得出識者知二公不凡

夫婦

叔向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
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出左
昭公二十八年

履慶歌

百里奚仕秦其妻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
時烹伏雌炊炙慶今日富貴忘我為出百里
天字井伯

白頭吟

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子為妻文君作白頭
吟云淒淒重妻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
白頭不相離相如感之乃止出西京雜記

載以後車

朱買臣會稽人賣薪以給食行且誦書妻亦
負載相隨類止買臣每謳歌道中買臣愈妻
歌妻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
已四十九矣待我富貴當報汝曰如公等餓
死溝中耳聽去後買臣為會稽太守其妻修

買臣載歸後車蓋縊死

人有挑其隣之妻者其長者罵之其少者報

之曰後其夫死而娶其長者或曰夫非罵爾者

耶曰在人之欲其報我我欲其罵人注陳軫

對秦王之詞出後馮衍傳

馮衍字敬通其妻極押劉孝標云予與敬通

三同不遇一也剛直二同也馮有忌妻自

操井曰予亦有忌妻家道坎軻三同也出劉

孝標傳

後漢陰喻妻荀爽女名采早寡父母強嫁與

郭奕爽以詐疾召采歸而懷白刃爽執奪

不得已到郭氏偽為歡建四燧以共談奕欲

憚之及曙奕出來叱左右辦浴既入室以粉

書扇曰屍還陰氏字未成恐人來乃以衣帶

自縊死

孟光字德耀壯肥而黑擇對不嫁父母問故

曰欲得賢如梁鴻者鴻字伯鸞聞遂娶之鴻

貧賃秦於臯伯通廡下妻每饋食不敢仰視

舉案齊眉出後隱逸傳

于齊送獄

周澤為太常齊其妻憐其老窺內問之澤大

怒以為于齊常遂收送獄諺曰居代不諧為

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九日二百五十九歲齊

一日不齊醉如泥應邵出漢官儀

晉王渾妻鍾氏常卿渾渾曰詎可爾妻曰憐

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出世

說

裴航遇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

玄相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區

區上玉京後經過藍橋渴過一舍有老嫗揖

飲瓊杵霜

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

區區

區區

區區

區區

昔年爭
保去
物故
恩心
忍生
其兒

之求漿姬令雲英
航欲娶雲英姬曰但得玉杵白當與之後航
得杵曰為壽藥乃得娶遂得仙也出傳奇

宋劉穆之貧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
耻其妻江氏每禁不令往穆之猶往食畢求

復截髮市為饌為其兄第以餉穆之何需此妻
檳榔江氏兄弟戲曰檳榔消食穆之自此不

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為丹陽尹召妻兄弟飲
至醉以金拌貯檳榔一斛進之出本傳

南史衛敬瑜妻年十六而失亡父母姑舅欲
嫁之乃截耳為誓不許戶有燕巢常雙飛後

忽傾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纒繫脚為誌後歲
此燕果復來猶帶前人恩意重不忍更雙飛出
去今春又獨歸故人恩意重不忍更雙飛出
張景仁傳黃鵠歌

烈女陶嬰未死守義作黃鵠歌曰黃鵠歌早
寡兮七年不雙飛定頸獨宿兮想其故雄其

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念此寡婦兮終不重行
死不忘兮鳥將然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

王肅在江南聘謝氏女為妻兄弟及至京師
復尚公主其後謝氏為尼亦來奔肅作詩贈

蕭曰本為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絡遠勝去
頗憶纏錦時公主代肅謝曰針是貫紳物目

中造正覺寺趙之出伽藍記
遂造正覺寺趙之出伽藍記

南楚才旅似無返舊之意其妻薛媛微知
其意乃對鏡自圖其形并詩以寄之詩曰欲

下丹青筆先枯寶鏡端已驚顏索寞漸覺鬢
周殘淚眼描來易愁傷寫出難忍君渾忘却
時展畫圖看楚才遂歸如初出雲溪友議

物日如
望極
心
迷
不
免
江
西

嚴灌夫娶查氏十年無子乃出之妻乃為詩
初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一
遂如

夢歸見詩寫
大學父不歸一
夕夢返其

家見妻乘筆後
詩云數日在望
極須知意

思迷夢魂不怕
險飛過大江西
書中所見無殊

夢之後家書至
妻有詩一首如
夢中所見無殊

唐待製喪其配
斂其遺服榔珥
擊悅于正

月旦十五日日出
陳之抱嬰兒以
泣有浮屠者

論之曰是豈有
益耶吾師云人
死則為鬼西

目復為人是隨
所積善惡受報
環復不窮也西

方有佛焉其土
大樂能圖是佛
而禮之往生

莫不如如意藉
愈聞而弔之曰
圖西方今道之

董以妄塞悲
會慰來竟出韓
弔武御畫佛文

唐劉震之女幼
時許其甥王仙
客未成婚會

朱泚之亂震夫
妻死無雙沒入
掖庭仙客後

二年入京遇舊
蒼頭塞鴻忽有
中使押內家

與居後為縣尉
至長安驛忽有
於簾外夜深

忽聞簾外語曰
塞鴻郎健否明
日我去後閣

子衙取書送郎
書後云常見仙
客說富平縣古

押衙有心人今
能來之否後仙
客尋古押衙

結以寶玉半
古押衙求草山
道士藥令採

屬贖屍以與仙
客救療得愈押
衙三日活以親

與無雙易姓名
借老襄鄧問出
太平廣記

唐會昌中有
邊將張揆防邊
近十年其妻侯

氏繡回文作
龜形詩詰闕進
曰揆離已十

年強對鏡那
堪更理粧聞寫
幾回尺素見

年強對鏡那堪
更理粧聞寫幾
回尺素見

年強對鏡那堪
更理粧聞寫幾
回尺素見

年強對鏡那堪
更理粧聞寫幾
回尺素見

年強對鏡那堪
更理粧聞寫幾
回尺素見

年強對鏡那堪
更理粧聞寫幾
回尺素見

年強對鏡那堪
更理粧聞寫幾
回尺素見

年強對鏡那堪
更理粧聞寫幾
回尺素見

年強對鏡那堪
更理粧聞寫幾
回尺素見

年強對鏡那堪
更理粧聞寫幾
回尺素見

年強對鏡那堪
更理粧聞寫幾
回尺素見

年強對鏡那堪
更理粧聞寫幾
回尺素見

年強對鏡那堪
更理粧聞寫幾
回尺素見

年強對鏡那堪
更理粧聞寫幾
回尺素見

年強對鏡那堪
更理粧聞寫幾
回尺素見

欲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行客早還知

唐賈直言妻董氏直年

年訣曰死生不可期吾死可別嫁董不答引

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置曰非君手不解直

言照二髮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隨無

餘出本傳

詩寄夫

毛友龍達可未第時其內以一詩寄之剔燭

親封錦字書擬為歸鴈寄天隅

秦策不識如今舌在無出齊緣

壽之老醫娶少婦或集句朝之曰隈他門戶

傍他墻年去來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

為他人作嫁衣裳出后山詩語

陳造字季常妻柳氏悍季常畏之東坡詩

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龍丘季

常道號河東柳姓郡也請詩語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十六終

唐人詩句

楊帝行宮汴水濱
數株楊柳不勝春



